

增補  
評點  
史記評林

第十二冊

風陵文庫  
文庫19  
F 28  
//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一

吳太伯世家第二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劉知幾曰馬遷之記諸國也其編次之體與本紀不殊蓋欲抑彼諸侯異乎天子故假以他稱名為世家耳

楊慎曰尚書首堯典舜典春秋首隱公世家首太伯列傳首伯夷貴讓也

茅坤曰內多有可觀處大略錯見伍員專諸二傳中按自吳太伯至田敬仲完皆為左氏所掩

補方苞曰於吳世家詳載季札觀樂體製微覺重賡

按韓詩外傳云太伯知太王賢

索隱曰系家者記諸侯本系也言其下及子孫常有國故孟子曰陳仲子齊之系家又董仲舒曰王者封諸侯非官之也得以代代為家者也

吳太伯 韋昭曰後武王追封為吳伯故曰吳太伯○索隱曰國語云黃池之會晉定公使謂吳王夫差曰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是吳本伯爵也范甯解論語曰太者善大之稱伯者長也周太王之元子故曰太伯稱神雅李歷皆以字配名則伯亦是字又是爵但其名史籍先闕爾○正義曰吳國號也太伯居梅里在常州無錫去東南六十里至十一世孫壽夢居之號句吳壽夢卒諸樊南徙吳至二十一世孫光使子齊築閶閭城都之今蘇州也 太伯弟仲雍 索隱曰伯仲季是兄弟意義與名相符則系本曰吳孰哉居藩籬宋衷曰孰哉仲雍字藩籬今吳之餘暨也解者云雍是孰食故曰雍字孰哉也 皆周太王之子而王

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 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正義曰江熙云太伯少弟季歷生文王昌有聖德太伯知其必有天下故欲傳國於季歷以太王病託採藥於吳越不反太王薨而季歷立一讓也季歷薨而文王立二讓也文王薨而武王立遂有天下三讓也又釋云太王病託採藥生不事之以禮一讓也太王薨而不反使季歷主喪不葬之以禮二讓也斷髮文身示不可用使歷主祭祀不祭之以禮三讓也

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為王季而昌為文王太伯之犇荆蠻自號勾吳 宋衷曰勾吳太伯始所居地名○索隱曰荆者楚之舊號以州而言之曰荆蠻者閩也南夷之名蠻亦稱越此言自號勾吳吳名起於太伯明以前未有吳號地在

F0028-(11)



旨而欲季為後也。去之吳季立而生文王文王。果受命而王。孔子曰：太伯獨見王季，獨知伯見父志，季知父心，故太王太伯王季可謂見始知終而能承志矣。錢福曰：太伯之去，不於傳位之日，而於採藥之時，此太伯之讓所以無得而稱也。使太王有其意而吾不去，則太王終亦以位而傳我，吾於是明言而不讓之，則太王終不忍言而弟終不忍受，是亦夷齊之終不遂其父之志而已矣。張子房率四皓以羽翼太子，其事近正，而終于傷父之心，申生作頗夢。

楚越之界，故稱荆蠻。顏師古註：漢書以吳言勾者，夷之發聲，猶言於越耳。此言號勾吳，當如顏解而註引宋衷以為地名者，系本居篇云：孰哉居藩籬，孰姑徙勾吳。宋氏見史記有太伯自號勾吳之文，遂彌縫解彼云：是太伯始所居地名，裴氏引之，恐非其義。藩籬既有其地，勾吳何總不知其實？吳人不聞別有城邑，謂名勾吳，則系本之文或難依信。荆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為吳。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於周之北故夏虛。徐廣曰：在河東太陽縣。是為虞仲。索隱曰：夏都安邑，虞仲都太陽之虞城，在安邑南，故曰夏虛。左傳曰：太伯虞仲，太王之昭，則虞仲是太王之弟也。又論語稱虞仲夷逸，隱居放言，是仲雍稱虞仲，今周章之弟亦稱虞仲者，蓋周章之弟字仲始封於虞，故曰虞仲。則仲雍本字仲而為吳之始祖，故後代亦稱虞仲，所以祖與孫同號也。列為諸侯。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正義曰：柯音歌，相音橋，反。柯相卒，子彊鳩夷立。彊鳩夷卒，子餘橋疑吾立。正義曰：橋音橋，反。餘橋疑吾卒，子柯盧立。柯盧卒，子周繇立。正義曰：繇音繇，反。周繇卒，子屈羽立。正義曰：屈居勿反。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處立。禽處卒，子轉立。索隱曰：謙周古史考云：柯轉。轉卒，子頗高立。頗高卒，子句卑立。索隱曰：古史考云：畢軫。是時晉獻公滅周北虞。

徘徊不去，其心則恭而陷其父殺嫡之罪，故成而為惠帝，不成而為甲生，皆非也。惟太伯不可及矣。

公以開晉伐虢也。索隱曰：春秋經傳公五年冬，晉人執虞公，左氏二年傳曰：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虞公許之，且請先伐之。遂伐虢，滅下陽。五年傳曰：晉侯復假道伐虢，宮之奇諫不聽，以其族行。曰：虞不臘矣。八月甲午，晉侯圍上陽。冬十有二月，滅虢。師還，遂襲虞，滅之。句卑卒，子去齊立。去齊卒，子壽夢立。正義曰：莫公反。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為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正義曰：中國之虞滅後二世合七十一年至。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索隱曰：壽夢是仲雍十八代孫。王壽夢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奔晉，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為吳行人。服虔曰：行人掌國賓客之禮，藉以待四方之使，賓大夫客受小客之幣。辭曰：隱曰：左氏成二年曰：巫臣聘齊及鄭，使介及幣而以夏姬行，遂奔晉。七年傳曰：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分其室。巫臣遺二子書曰：余必使爾罷於韓命以死。巫臣使於吳，吳子壽夢悅之，乃通吳于晉，教吳乘車，教之戰陣，教之叛楚，寘其子狐庸焉。使為行人。吳始伐楚，伐巢，伐徐，鄆陵之會，吳入州來。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吳於是始通於中國。吳伐楚，十六年楚共王伐吳，至衡山。索隱曰：春秋經襄三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左傳曰：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也。二十五年主壽夢卒。索隱曰：襄十二年經曰：秋九月，吳子乘卒。左傳曰：壽夢計從成六年至此，正二十五年系本曰：吳孰姑徙句吳，宋衷曰：孰姑壽夢也。

楊慎曰：前既已詳叙太伯建國，虞仲受封之由，并其世次分派至此，因虞亡而又摠叙之，可為敘世次之法。王維楨曰：此段摠收前事，明整即實曰：天道之不爽，如是哉。后稷大有功於天下，故報之以天下，猶有遺澤焉。按杜預註，誤入于此。

增補史記平本 卷三十一 吳世家 二



評點身言言才  
身坤曰叙諸樊兄  
弟之次以天閭間  
之立如畫

謂祝夢乘諸也壽執音相近姑之言諸也毛  
詩傳讀姑為諸孰姑壽夢是一人又名乘也  
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索隱曰春秋經  
書吳子過左傳稱諸樊蓋過是其  
名諸樊是其號公羊傳過作謁  
二十八左氏齊慶封奔吳吳勾餘與之朱方杜預曰句餘吳子夷未也按餘祭以襄二十九  
年卒則二十八年賜慶封邑不得是夷未但句餘或別是杜預誤為夷未爾夷未惟史記公  
羊作餘昧左氏及穀梁並為夷未夷未句餘音字  
各異不得為一正義曰祭則界反昧莫葛反  
次曰季札索隱曰公羊傳曰謁也餘  
者四人季子弱而才兄弟皆愛之同欲以為君季子猶不受謁請兄弟送為君而致國乎季子  
皆曰諾故謁也死餘祭也立餘祭也死夷昧也立夷昧也死則國宜之季子季子使而亡焉  
者長庶也即之闔閭曰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也如不從君之命則宜立者我也  
惡得為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史記壽夢四子亦約公羊文但以僚為餘昧子為異耳左氏其  
文不明眼廖用公羊杜預依史記及吳越春秋下註僚廣引系云夷昧生光引吳越春秋云  
王僚夷昧子今檢系本吳越春秋並無此語然按左氏孤庸對趙文子謂夷未甚德而度其天  
所啓也必此君之子孫實終之若以僚為夷未子不應  
此言又光言我王嗣則光是夷昧子明僚是壽夢庶子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  
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王諸樊元年諸樊徙  
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服虔曰宣公曹伯盧也以魯成公十三年會晉侯伐秦之  
立故曰不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服虔曰子臧魯庶兄索隱曰  
曹人使公子負芻守使公子欣時逆喪秋負芻殺其太子而自立杜預曰皆宣公庶子也負芻  
成公也欣時子臧也十五年傳曰會子臧討曹成公也執而歸諸京師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

蘇轍曰季子事吳  
幾十餘年觀其挂  
劍于墓不以死倍  
其心葬子贏博不  
以恩累其志引兵  
避楚不以名害其  
德蓋其所以養之  
者至矣雖祿之以  
天下將有所不與  
而况于吳乎彼其  
所養者誠重也  
按吳之讓國於  
商得太伯仲雍  
焉又百年而得  
伯夷叔齊焉又  
五百年而後季  
札者出其所以  
來遠矣彼春秋  
之世臣弑君子  
弑父以力而相  
角者踵相接也  
其視讓國之義  
何如太史公特  
表而出之有深  
意在

蘇轍曰季子事吳  
幾十餘年觀其挂  
劍于墓不以死倍  
其心葬子贏博不  
以恩累其志引兵  
避楚不以名害其  
德蓋其所以養之  
者至矣雖祿之以  
天下將有所不與  
而况于吳乎彼其  
所養者誠重也  
按吳之讓國於  
商得太伯仲雍  
焉又百年而得  
伯夷叔齊焉又  
五百年而後季  
札者出其所以  
來遠矣彼春秋  
之世臣弑君子  
弑父以力而相  
角者踵相接也  
其視讓國之義  
何如太史公特  
表而出之有深  
意在

立之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杜預曰聖人應天命不拘常禮也次守節杜預曰謂  
賢者下失節杜預曰愚者妄動也為君非吾節也雖不能聖敢失守乎遂逃奔宋  
曰能守節矣君義嗣王肅曰義宜也嫡子嗣國得禮之宜杜預曰諸樊嫡子故曰義  
子誰敢于君有國非吾節也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  
固立季札李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正義曰春秋吳伐楚楚敗我師  
四年晉平公初立索隱曰左傳襄十六年春  
十五年十有二月吳子過伐楚門于巢卒左氏曰吳子諸樊伐楚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  
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牛臣隱  
射之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  
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季札  
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索隱曰襄三十一年左傳趙文子問於屈狐庸曰  
二十七年左傳曰吳子使延州來季子聘于上國杜預曰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來故曰延  
州來成七年左傳曰吳入州來杜預曰州來楚邑淮南下蔡縣是昭十三年傳吳滅州來二十三  
年傳吳伐州來則州來本為楚邑吳伐滅以封季子也地理志云會稽毗陵縣季札所居太康  
地理志曰故延陵邑季札所居粟頭有季札祠地理志云沛郡下蔡縣古州來國為楚所滅後  
吳取之至夫差遷昭侯於州來公羊傳曰季子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國何休曰不入吳朝廷  
也此云封於延陵謂國而賜之以采邑杜預春秋例土地名則云延州來闕不知何故而為  
此言也王餘祭三年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犇吳吳子慶封朱方







終是素知其篤款過蕩也 李廷機曰追論 古昔若身履其事 而為之者 按詩傳云魏地 陋隘而民貧俗 儉蓋有聖賢之 遺風焉 王慎中曰諸禁 為國斷髮之治未 變蓋方甚陋而公 子已能盡通易詩 書禮樂六藝之文 以觀於中國則名 卿碩士有愧於其 所知悅其說之博 雅而慕之如不及 者蓋亦其國先君 端委之教猶有存 云 董份曰怨則見周 之哀然怨而不言 故為先王之遺民 也蓋忠厚惻怛所 以憫宗國之亂故 怨耳而不至于謗 李札知之故曰有他樂吾不敢請

復而不厭 杜預曰常 哀而不愁 杜預曰知 樂而不荒 杜預曰節 用 而不可 杜預曰德 廣而不宣 杜預曰不 施而不費 杜預曰因 民 所利而利之 取而不 貪 杜預曰義 處而不底 杜預曰守 行而不流 杜預曰制 五聲和八風平 杜預曰官商角徵羽謂之 五聲八方之氣謂之八風 節有度守有序 杜預曰八音克諧節有度 也無相奪倫守有序也 盛德之所 同也 杜預曰頌有殷魯 故曰盛德之所同 見舞象削南籥者 賈逵曰象文王之樂武象也削舞曲也 南籥以籥舞也 索隱曰削音朔又蘇 反 曰美哉猶有憾 服虔曰憾恨也恨不及已以伐紂而致太平也 索隱曰削音朔又蘇 反 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護者 賈逵曰韶 護殷成湯 所作武王樂也 曰美哉勤而不德 服虔曰禹勤其身 以治水土也 非禹 人之難 曰聖人之弘也 弘大也 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 服虔曰慙於始伐 而無聖佐故曰聖 人之難 見舞大夏 賈逵曰夏禹之 樂大夏也 曰美哉勤而不德 以治水土也 非禹 其誰能及之見舞招削 服虔曰有虞氏之樂大韶也 曰德至矣哉大矣 於韶也盡美盡善也 如天之無不燾也 賈逵曰燾 覆也 如地之無不載也 雖 甚盛德無以加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觀 服虔曰周用六代之樂 魯受四代下周二等故不舞其二 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 李札知之故曰有他樂吾不敢請

政 服虔曰八邑與政職 無邑與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 得所歸難未息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樂 高之難 正義曰乃憚反在魯昭公八年樂施 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舊交 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為政慎以禮 曰禮所以經國 家利社稷也 不然鄭國將敗去鄭適衛說遽瑗史狗史鮒公子荆 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舍於宿 左傳曰將宿於戚 索隱曰按太史公欲自為一家事雖出於左氏文則隨義而換既以舍字 替宿遂以宿字替戚爾戚既在邑名理應不易今宜讀宿為戚戚衛邑孫文子舊所食也 聞鐘聲 鐘作樂也 曰異哉吾聞之辯而不德必加於戮 服虔曰 辯也夫以辯爭不以德 居之必加於刑戮也 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 賈逵曰夫子孫文子也獲 罪出獄公以戚昨也 懼猶 不足而又可以畔乎 索隱曰按春秋左氏傳曰而又何樂此畔 字宜讀曰樂樂謂聞鐘聲也畔非其義耳 夫子之在此 猶燕之巢于幕也 王肅曰言 君在殯而可以樂乎 賈逵曰衛君獻 公棺在殯未葬 之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 服虔曰聞義而改也琴瑟 不聽况於鐘鼓乎 適晉說趙文子 董份曰聖人之難 索隱曰名起○正 魏獻子 索隱曰名 曰晉國其萃於三家 言時處其難不得名武 索隱曰 韓宣子 義曰世本云名秦 魏獻子 索隱曰名 曰晉國其萃於三家

斥其君故不言 補方苞曰遺民陳文或之 德故不貳不喜善辭也 按此段西晉遺民四字 董份曰不底言不厭 滯也蓋處則易游改云 贈耿延禧曰吳子 使札來聘公教以 為賢劉胡張三子 以為賈益謂書法 無異于閩越椒西 乞術故深求其過 以論之耳李札讓 國之事誠未易論 但觀此論樂與論 諸國大夫賢乎不 賢乎豈其熟于考 古味于從時明于 責人暗于治已乎 昔人者春秋有且 將胡文定說為正 者蘇子由教之尺 讀左傳亦未分曉 此之謂也 董份曰聖人之難 索隱曰 言時處其難不得名武

增補口已平水 卷三十一 吳世家 五

增補口已平水 卷三十一 吳世家 五



已而放伐故有魁  
董曰不敢觀者  
非謂魯受四代也  
蓋觀止於詔無以  
復加也  
增穆文照曰以晏  
子之智而其納邑  
與政猶必賴季子  
以教之則人豈可  
以不從善哉  
魯順之曰晏子  
子產叔向皆春秋  
之良也而札皆有  
以規之則札之人  
物當在晏子子產  
叔向之上  
董份曰按太史公  
雖欲成一家書必  
不改戚為宿此乃  
誤耳  
魯黃洪憲曰時延  
陵季子游于晉入  
其境曰嘻暴哉國  
乎入其都曰嘻力  
屈哉國乎立其朝

乎服虔曰言晉國之將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

富政將在三家杜預曰富必厚施吾子直服虔曰直不能必思自免於難

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

為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於是乃解其寶劍繫之徐君

冢樹而去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君廟在泗州徐城縣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

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七年楚公

子圍弒其王夾敖而代立是為靈王索隱曰春秋經襄二十五年吳子遏卒

子夷未卒是餘祭立四年餘祭在位十七年系家倒錯二王之年此七年正是餘祭之三年昭

元年經曰冬十有一月楚子索卒左傳曰楚公子圍將聘于鄭未出竟聞王有疾而還入問王

疾繼而弒之孫卿曰以冠纓絞之遂殺其二子慕及平夏葬于郟謂之郟殺

方以誅齊慶封吳亦攻楚取三邑而去左傳曰吳伐楚入棘檟麻以報朱

楚東鄙邑也譙周云鄆縣東北有棘亭汝陰新蔡縣東

北有棘亭按解者以麻即襄城縣故麻城是也

日零婁楚之東邑○索隱曰昭五年左傳曰楚子懼吳使

沈尹射待命於巢遠啓強待命零婁今直言至零婁略耳

乾谿杜預曰乾谿在譙國城楚師敗走十七年王餘祭卒索隱曰春秋襄二

十九年經曰閻殺

餘昧二年楚公子弃疾弒其君靈王代立焉索隱曰據春秋即餘昧十

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弒其君虔于乾谿楚公子弃疾殺公子比左氏具載詞繁不錄公

子比弃疾皆靈王弟也比即子干也靈王公子圍也即位後易名為虔弃疾即位後易名為熊居

是為平王史記以平王遂有楚國故曰弃疾弒君春秋

以子干為王故曰比弒其君彼此各有意義也

四年王餘昧卒欲投弟季

札季札讓逃去於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

季子今逃位則王餘昧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王餘昧之子

僚為王索隱曰此文以為僚昧子公王僚二年公子光伐楚徐廣曰世本云

春秋曰王僚夷羊傳以為壽夢庶子敗而亡王舟光懼襲楚復得王舟而還左傳曰舟名餘皇

昧子與史記同索隱曰計僚元五年楚之臣伍子胥來奔公子光客之

亡王舟事在左氏昭十七年

索隱曰左傳昭二十年曰伍員如吳言伐楚之利於州于杜預曰州于吳子僚也公子光曰是

宗為戮而欲反其讎不可從也員曰彼將有他志余姑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見縛設諸焉

而耕於鄙是謂索隱曰此文以為諸樊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子系本以為夷昧子也常以為吾

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即不受國光父先立即不傳季

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僚八年吳使公子光伐楚敗楚

歌之曰延陵季

子兮不忘故脫

敬大都與觀樂同

按新序云季子

脫劍致之徐嗣

君嗣君曰先君

無命孤不敢受

劍於是季子以

劍帶徐君墓樹

而去徐人嘉而

歌之曰延陵季

子兮不忘故脫

子兮不忘故脫



千金之劍今帶墳墓王鑿曰日會曰伐日誅曰攻日取皆書法

師迎楚故太子建母於居巢以歸因北伐敗陳蔡之師九年公

子光伐楚拔居巢鍾離服虔曰鍾離州來西邑也○索隱曰昭二十四年經曰冬鍾離而還地理志居巢屬廬江鍾離屬江南應劭曰鍾離子之國也初楚邊邑卑

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索隱曰左氏無其事二女家怒相滅兩國

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故遂伐楚取兩都而去正義曰兩都即鍾離居巢伍子胥之初奔吳說吳王僚以伐楚之利公子

光曰胥之父兄為僇於楚欲自報其仇耳未見其利於是伍員知光有他志服虔曰欲取國乃求勇士專諸賈逵曰吳勇士○索隱曰專或作刺左傳作鱗設諸刺客傳曰諸堂邑人也○正義曰吳越春秋云專諸堂邑人伍子胥之亡楚如吳時遇之於途專諸方與人鬪甚不可當其妻呼還子胥怪而問其狀專諸曰夫屈一人之下必伸萬人之上胥因而相之確穎深且虎其勇士見之光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於野以待專諸

之事索隱曰依左氏即上五年公子光客之是也事合記於五年不應略彼而更具於此也十二年冬楚平王卒索隱曰昭二十六年春秋經書楚子居卒是也按十二年諸侯年表及左傳合在僚十二年使公子蓋餘燭庸賈逵曰二公子皆吳王僚之弟○索隱曰左氏僚止合有十二年事使公子蓋餘燭庸賈逵曰二公子皆吳王僚之弟○索隱曰左氏僚止合有十二年事

觀諸侯之變服虔曰察楚發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吳公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賈逵曰時言可殺王時也告專諸曰不索何獲服虔曰不索當何時專諸曰我眞王嗣當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王肅曰聘晉還至也

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服虔曰母老子弱專諸託其母于光也王肅曰專諸言王母老子弱也○索隱曰依王肅解與史記同於理無失服虔杜預見左傳下文云我爾身也以其子為卿遂強解是無若我何猶言我無若是何語不近情過為迂回非也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其路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奈我何

光曰我身之子之身也服虔曰言我身猶爾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杜預曰窟室窟地為室也○索隱曰春秋經唯言夏四月左氏亦云丙子當別有據據不知出何書而謁王僚飲索隱曰謁請也本或作請左氏作饗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

夾持鉞首披○索隱曰劉逵註吳都賦鉞兩刃小刀公子光詳為足疾入于窟室杜預曰恐殺已素避之也○索隱曰詳音陽為如字左氏曰光偽足疾詳即偽也或讀此為字音偽非也豈詳偽重言耶使專諸置匕首於炙魚之

增補已巳平木 卷三十一 吳世家 七 鳳文館藏

揚博曰戰語中似多即不傳季子一句然無此一句即失古體

薛應旂曰光之執僚人以爲札不直讓國以起亂不知札果立光又肯但已乎餘祭夷昧之時而光有國之心未嘗一息忘者

觀其乘間而發可知矣是札之讓正所以已亂也

何孟春曰買誼書云梁大夫宋就爲邊縣舍與楚隣界

梁亭劬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田瓜而稀灌其瓜瓜惡

楚令因往夜竊搔梁瓜皆焦死宋就令人竊爲楚亭夜灌其瓜日以美楚

足疾詳即偽也或讀此為字音偽非也豈詳偽重言耶



王問之乃謝以幣而請交于梁王夫爭桑灌公為惡與德事端甚微而一以成兩國之開一以交二主之權害利相去天淵如此易謂君子作事慎始有以夫

按子胥欲報父之讎乃從人弑君所以止於權謀之上

董份曰李子歷之列國次其與亡如著兆響應而不能知公子光之將弑僚何也其知而不以滋亂賊之禍則不可曉豈以為光真當立耶吳國兄弟皆相祝早亡以傳次於私弟受位而不敢私子失位而不敢言其信札專矣誠以光為

中以進食服虔曰全魚炙也○索隱曰劉氏曰七首短劍也按鹽鐵論以手七首刺為長尺八寸通俗文云其頭類七故曰七首也短刃可袖者

王僚鉞交於句賈逵曰交專諸句也遂弑王僚公子光竟立為王是為吳王

闔廬闔廬乃以專諸子為卿李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王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服虔曰復命於僚哭其墓也○正義曰復音伏下同復位而待杜預曰復本位待光命

命之終也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人之道也杜預曰吳自諸樊以下兄弟相傳而不立適是亂由先人起也

吳公子燭庸蓋餘二人將兵遇圍於楚者聞公子光弑王僚自立乃以其兵降楚封之於舒索隱曰左氏昭二十七年曰掩餘奔徐燭庸奔鍾吾三十年經曰吳滅徐徐子奔楚左傳曰吳子使徐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二公子奔楚楚子大封而定其徙無封舒之事當是舒徐字亂又且疎略也王闔廬元年舉伍子胥為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伯州犂其孫伯嚭亡奔吳徐廣曰伯嚭州犂孫也史記與吳越音般美反吳以為大夫三年吳王闔廬與子胥伯嚭將兵伐楚拔舒殺吳匹將二公子光謀欲入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待之索隱曰左傳此年有子四年伐楚取六與濞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使

當立則以大義責其國人而立之僚必不敢不聽何至滋亂也蓋札自潔之士而於身任社稷或非其才所能耶豈止潔其身而不顧社稷耶

按說苑云公子光使專諸刺僚以位讓太子季子曰爾殺吾君吾受爾國則吾與爾為同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則是昆弟父子相殺無已時也卒去之延陵終身不入吳君子以其不殺為仁以其不取國為義

金履祥曰吳諸樊兄弟相傳凡以為季子耳季子不立則國固諸樊子之

子常囊瓦伐吳正義曰左傳云楚囊瓦為令尹杜預云囊之孫子常迎而擊之大敗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巢而還索隱曰左傳定二年九年吳王闔廬謂伍子胥孫武曰始子之言郢未可入今果如何索隱曰言今欲果取伐楚可否也二子對曰楚將子常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闔廬從之悉興師與唐蔡西伐楚索隱曰定四年經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楚師敗績吳入郢是也至於漢水楚亦發兵拒吳夾水陳正義曰音陣吳王闔廬弟夫槩欲戰正義曰音戰闔廬弗許夫槩曰王已屬臣兵以利為上尚何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襲冒楚楚兵大敗走於是吳王遂縱兵追之比至郢五戰楚五敗楚昭王出郢奔鄢服虔曰鄢楚縣鄢公弟欲弑昭王正義曰左傳云鄢公昭王與鄢公犇隨服虔曰隨楚與國也而吳兵遂入郢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報父讎索隱曰左傳無此事十年春越聞吳王之在郢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兵擊越楚告急秦秦遣兵救楚擊吳吳師敗闔廬弟夫槩見秦越交敗吳吳王留楚不去夫槩亡歸吳而自立



國也。僚恃餘祭以結國人而立固已非矣。春秋不以弒罪歸光則季子亦難。以弒罪歸光也。然季子遜國而光弒君為季子者終于上國不亦可乎。復命哭墓復位而待亦幾於過矣。董份曰：觀非我生亂云云，札之心見矣。言我不生亂則自潔矣。至于立者吾不與也。然予思之，札蓋有萬世之見，而非命世之才。又無當國之權，亦不得已耳。王世貞曰：季札蓋智人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夫以諸樊之為長焉，而讓夷祭夷昧之為仲為叔焉，而讓即中人亦勉能之夷昧。

為吳王闔廬聞之，乃引兵歸攻夫槩。夫槩敗奔楚，楚昭王乃得。以九月復入郢，而封夫槩於堂谿，谿為堂谿氏。司馬彪曰：汝南吳房有堂谿亭。正義曰：始地志云：豫州吳房縣在州西北九十里。應劭云：吳王闔廬弟夫槩奔楚，封之於堂谿。本房子國，以封吳故曰吳房。十一年，吳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都。服虔曰：鄢，楚邑。索隱曰：定六年左傳四月己丑，楚於是乎遷鄢於郢。此言番，番音潘，楚邑名。子臣即其邑之大夫也。十五年，孔子相魯。索隱曰：定十年左傳曰：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齊，預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是也。杜預以為相會儀也。而史遷孔子系家云：攝行相事，按左氏孔丘以公退曰：土兵之及使，並無還攝。對蓋是攝國相也。十九年夏，吳伐越，越王句踐迎擊之，擒李。賈逵曰：地杜預曰：吳郡嘉興縣南有醉李城也。楊音醉。越使死士挑戰。徐廣曰：一作壘。越世家亦然。或者以為人名氏。南有醉李城也。楊音醉。越使死士挑戰。左傳曰：使罪人也。鄭眾曰：死士，欲以死報恩者也。杜預曰：敢士之士也。正義曰：挑音田，鳥反。三行，造吳師，呼自剄。正義曰：行，故即及造，千到反。呼，大故反。剄，堅音及。吳師觀之，越因伐吳，敗之，姑蘇。越絕書曰：闔廬起姑蘇臺，三年，聚吳縣西三十里。傷吳王闔廬指軍却七里。吳王病傷而死。索隱曰：左傳云：大敗之，靈姑浮以戈擊闔廬，闔廬將指還，去檣李七里。此云擊之，檣李，定十四年越子李又云：敗之，姑蘇自為，乖異。杜預註：檣李在嘉興縣南，靈姑浮，越大夫也。闔廬使立太子夫差，謂曰：爾而忘句踐殺汝父乎？對曰：不敢。三年乃報越。

沒而猶讓則非中人所能也。彼見夫吳之俗，狼戾而好戰，日尋於干戈，而僚以貪，懷躁勇之性，尤以狡悍，忍詭之資，左右焉其未嘗一日而忘乎王位也。札欲以禮息，而札不忍其身，割恩而不忍其身，之不郵而何有於國故，孰計而舍之非得已也。彼二人者，感札之予立，而不枝安札之無欲，而不疑以其屬尊，而不之逼，而札始得為札矣。吾故曰：季札智人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者也。

越敗之，夫椒。賈逵曰：夫椒，越地。杜預曰：太湖中椒山也。索隱曰：賈逵云：越地，蓋近得為一，且夫差以報越為志，又伐越當至越地，何乃不離吳境，近在太湖中，又按越語云：敗五湖也。報姑蘇也。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賈逵曰：會稽山名。索隱曰：鳥所止宿曰棲。越為吳敗，依山林，故以鳥棲為喻。左傳作保國，語作棲。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服虔曰：行成，求成也。索隱曰：大夫官也。種名也。吳越春秋曰：子苟然，放越之罪，請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昔有過氏殺斟灌，以伐斟尋。賈逵曰：過，國名也。斟灌，斟尋，夏同姓也。夏后相依斟灌而國也。倚姓國，晉地道記曰：東萊掖縣有過鄉，北有過城，是古之過國者也。斟灌，斟尋，夏同姓。賈氏據系本而知也。按地理志：北海壽光縣應劭曰：古斟灌，禹後今灌亭是也。又平壽縣云：故斟尋，禹後今斟城。是也。斟與斟同。滅夏后帝相。服虔曰：夏后相，啓之孫。帝相之妃，后緡，方娠。賈逵曰：緡，有仍之姓。是也。斟與斟同。滅夏后帝相，相啓之孫。帝相之妃，后緡，方娠。有仍之姓也。杜預曰：逃於有仍，后緡之家。而生少康。服虔曰：后緡遺腹子。少康為有仍。

增補史記平本 卷三十一 吳世家 九



茅坤曰太伯世家始末甚覺而吳越稱兵處不知句踐

王應麟曰夫差之報越其志壯矣燕昭報齊似之取其大節而略其成敗

董份曰爾而者而即爾也上爾字呼之下而字連下謂而忍忘耶

既報越與辭臣夜飲有鴟鳴于庭王惡使彈之子胥曰是好音也弗可

彈也王恠而問之子胥曰王何為而惡是也夫有口則

有鳴物之常也王何惡焉王曰是妖鳥也鳴則不祥是以惡之子胥曰王果以為不祥而惡

牧正王肅曰牧正牧官之長也有過又欲殺少康少康奔有虞賈逵曰有虞帝舜之後杜預曰梁國虞縣

有虞思夏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於綸賈逵曰綸虞邑有田一成

有衆一旅賈逵曰方十里為成五百人為旅後遂收夏衆撫其官職服虔曰因此基業稍收取夏遺民餘衆撫修夏

之故官使人誘之遂滅有過氏索隱曰傳云使汝艾諫澆季杼誘復禹之績禮遂滅過氏杜預曰諫候也

祀夏配天服虔曰以絃配天也不失舊物賈逵曰物職也杜預曰物事也今吳不如有過之疆

而句踐大於少康今不因此而滅之又將寬之不亦難乎且句

踐為人能辛苦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聽太宰嚭卒許越

平與盟而罷兵去七年吳王夫差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

君弱乃興師比伐齊子胥諫曰越王句踐食不重味衣不重采

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其衆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越在腹心

疾而王不先而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遂比伐齊敗齊師於

艾陵杜預曰艾陵齊地○索隱曰此之七年魯哀公六年也左氏此年無伐齊事哀十一年有敗齊師于艾陵至緡杜預曰琅邪緡縣召魯哀

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周禮說太宰嚭乃得止賈逵曰周禮王公諸

侯享禮十有二牢上公九年侯伯七牢子男五牢○索隱曰事在哀七年當夫差八年不應上連七年按左傳曰于服景伯對不聽乃與之非謂季康子使子貢說得不用百牢太宰嚭自別

召康子乃使子貢辭之耳索隱曰左傳謂作和杜預註左傳亦曰和今魯國十年因伐齊而歸十一年

去索隱曰左傳謂作和杜預註左傳亦曰和今魯國復比伐齊越王句踐率其衆以朝吳厚獻遺之吳王喜唯子胥

懼曰是棄吳也索隱曰左氏作諫曰越在腹心今得志於齊猶石田

無所用王肅曰石田不可耕且盤庚之誥有顛越勿遺服虔曰顛隕也越墜也顛越無遺則割絕無遺也○索隱曰左

傳曰其顛越不共則剝於無遺育無俾易種下茲徐廣曰一本作盤庚之誥商之以興有顛之越之商之以興子

胥傳語曰有顛越商之興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服虔曰鮑氏齊

大夫○索隱曰左傳直云使於齊杜預云私使人至齊國屬其子按左氏又曰反役王聞之明非子胥自使也還報吳王吳王聞之大怒

賜子胥屬鏹之劍以死服虔曰屬鏹劍名賜使自刎○索隱曰劍名將死曰

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為器索隱曰傳云樹吾墓檟檟可材也抉吾眼置之

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索隱曰抉烏穴反此國語文彼以抉為辟又云以手抉

之王愠曰孤不使大夫得有見乃盛以鴟夷投之江也

○正義曰吳俗傳云子胥入後越從松江北開渠至橫山東北築城伐吳子胥乃與越軍夢令

從東南入破吳越王即移向三江口岸立壇殺白馬祭于胥杯動酒盡越乃開渠子胥作濤盪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增補史記平水 卷三十一 吳世家 十



蘇武曰季子觀樂 羅城東開入滅吳至今猶號曰示 齊鮑氏弑齊悼公吳王聞之哭於軍門  
 于魯知列國廢興 浦門曰鮑氏是從東門入滅吳也 外三日 悼公不言鮑氏又鮑牧以哀八年為悼公所殺今言鮑氏蓋其宗黨爾且此伐在  
 救陳也去吳之亡 十三年耳而謂季 又陵戰之前年今記於 乃從海上攻齊 齊人敗吳吳王乃引兵  
 子不知可乎季子 後亦為顛倒錯亂也 歸十二年吳乃魯衛之君會於橐臯 橐臯地名也杜預曰在淮南遠  
 知國之必凶而終 無一言于夫差知 公會吳于橐臯衛侯會吳于鄆此并言會衛橐臯者按左傳吳徵會于衛初衛殺吳行人懼謀  
 言之無益也夫子 於于羽子羽曰不知止也子木曰往也衛侯本不欲赴會故魯以夏會衛及秋乃會之爾所以  
 得之無益也夫子 太史公言其召魯衛會于橐臯也耶發陽也廣陵海陵縣東南有發絲 十四年春吳王  
 差殺之如阜隸豈 口橐臯縣名在壽春橐臯音吐各反阜音姑遂音七巡反道音水猷反 北會諸侯於黃池 杜預曰陳留封丘縣  
 獨難于季子乎嗚 呼悲夫吾以是知 夫差之不善致使 子不致言也 按考要云史遷  
 此記并魯周公 世家孔子世家 但云吳因于貢 之說而止夫吳  
 為封豕長蛇以 薦食上國豈暇 顧周禮乎當以 左氏之說為是  
 增陳懿與曰或以 吳用子胥之諫不 致晉晉有信又所以外吳○索隱曰此依左傳文按左傳趙鞅呼司馬寅曰日時矣大事未成  
 二臣之罪也建鼓整列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是趙鞅怒司馬寅對日請姑視之反曰肉食

伐齊不凶非也子 胥豈諫伐齊者特 計先越耳齊滅燕 而凶秦滅六國而 凶苟欲凶吳豈必 在越且以吳之府 庫節鹿不為不滅 越而儉扁諸之劍 文犀之渠二子之 鈞不為不滅越而 鉞帶甲三万死士 億千不為不滅越 而弱餘皇大舟不 為不滅越而傲吳 之凶者何也仁義 不施而銜楫之術 勝也故子胥之諫 伐齊直當以仁義 說耳不當以越也 茅坤曰子胥處君 驕臣讒之問而屬 其子于他國非明 哲之道也 黃省曾曰胥也始 之盡謀于闔閭者 欲感動其君以為 增補史記平本 卷三十一 十一 鳳文館藏

齊鮑氏弑齊悼公吳王聞之哭於軍門  
 外三日 悼公不言鮑氏又鮑牧以哀八年為悼公所殺今言鮑氏蓋其宗黨爾且此伐在  
 歸十二年吳乃魯衛之君會於橐臯 橐臯地名也杜預曰在淮南遠  
 北會諸侯於黃池 杜預曰陳留封丘縣 十四年春吳王  
 子越王句踐伐吳乙酉越五千人與吳戰丙戌虜吳太子友丁  
 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夫差夫差惡其聞也 或泄其語  
 吳王怒斬七人於幕下 服虔曰以 七月辛丑吳王與晉定公爭長  
 吳王曰於周室我為長 杜預曰吳為太伯 後故為長 晉定公曰於姬姓我為伯  
 士皆罷散於是乃使厚幣以與越平十五年齊田常殺簡公十  
 八年越益疆越王句踐率兵使伐敗吳師於笠澤楚滅陳二十  
 年越王句踐復伐吳 杜預曰吳使不為備也無伐吳事也 二十一年  
 遂圍吳二十二年十一月丁卯越敗吳越王句踐欲遷吳王夫  
 差於甬東 賈逵曰甬東越東鄙甬江東也韋昭曰句章東海口外州也○索隱曰 予百  
 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  
 令陷此遂自剄死 越絕書曰夫差家在猶亭西界猶區位越王侯于戈人一擗土以  
 一名卑猶山是也壞音路禾反小竹籠以盛土也 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為不  
 忠而歸  
 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二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



之報也終之盡謀  
于夫差者思先君  
報仇之恩而欲忠  
于其子亦以報楚  
故也自其奪弓之  
辰至于伏劍惟一  
報楚酬親之心已  
爾

王應麟曰黃池之  
會王孫雜曰必會  
而先之吳晉爭先  
雜之謀也然不能  
救吳之凶故呂氏  
春秋云吳王夫差  
梁于王孫雜太宰  
誦然則雜亦誦之  
流耳

茅坤曰吳王爭長  
于中國而謀越之  
入吳驕為禍胎也  
茅坤曰太史公每  
于結處留餘波  
王維楨曰誅太宰之不忠是識其大者  
蘇轍曰太伯以國授王季逃之荆蠻天下知文武之賢而不知太伯之  
德所以成之者遠矣故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  
曾祖也見微而知清濁以所使諸國事一員微一事知興衰也知清濁一事觀於周樂也末句繳束見微知清濁  
可註懸疑當作慙

焉。王肅曰太伯弟季歷賢又生聖子昌昌必有天下故太伯以天下  
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為至德也  
余讀春秋古文  
乃知中國之虞與荆蠻句吳兄弟也延陵季子之仁心慕義無  
窮見微而知清濁嗚呼又何其閱覽博物君子也  
皇覽曰延陵季子  
冢在毗陵縣暨陽  
鄉至太一吏  
民皆祀之

索隱述贊曰太伯作吳高讓雄圖周章受國別封於虞壽夢初霸始用兵車三子通立延陵  
不居光既篡位是稱闔閭王僚見殺賊由專諸夫差輕越取敗姑蘇甬東之耻空悲伍胥  
蘇子古史曰吳自太伯至壽夢十九世不通中國壽夢已下始與諸侯盟會七世而凶然孔  
子作春秋終以蠻夷書之謂吳而不入蓋禮義不足故也春秋諸侯國而不入者三楚始稱  
荆傳元年書楚人攻九年書楚子自是遂與諸侯齒而吳越終春秋不入此其禮義存心之  
實也故予因春秋所書而推考三國得失之效以為吳越皆戰勝攻取能服人矣而無禮義  
以自將故闔廬之後復囚而不救句踐之後因陋而無聞至於楚禮義雖不  
足道而亦無愧於齊晉故其後遂與戰國相終始由是觀之禮義豈誣也哉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一終

巖谷修  
岡千仞 同校  
石川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二

齊太公世家第二

正義曰括地志云天齊池在青州臨淄縣東南  
十五里封禪書云齊之所以為齊者以天齊也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太公望呂尚者東海上人

呂氏春秋曰東夷之士○索隱曰譙周曰姓姜名牙炎  
帝之裔伯夷之後掌四岳有功封之於呂子孫從其封

姓呂尚其後也按後文王得之渭濱云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  
號太公望蓋牙是字尚是其名後武王號為師尚父則尚父官名  
其先祖嘗為四嶽

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  
徐廣曰呂在南陽宛縣西  
或封於申姓

姜氏  
索隱曰地理志云申在南陽宛縣申伯  
夏商之時申呂或封枝庶子孫

或為庶人尚其後苗裔也本姓姜氏從其封姓故曰呂尚呂尚

蓋嘗窮困年老矣  
索隱曰譙周曰呂望常屠  
以漁釣好

志云茲泉水源出岐州岐山縣西南凡谷呂氏春秋云太公釣於茲泉遇文王○鄭元云磻磻中  
有泉謂之茲泉積水為潭即太公釣處今謂之凡谷有石壁深高幽邃人跡罕及東南隅有石室  
蓋太公所居水次磐石釣處即太公垂釣之所其投竿跪餌兩膝遺跡猶存是磻磻之稱也其  
水清冷神異北流十二里注于渭說苑云呂望年七十釣于渭渚三日三夜魚無食者望即恐  
脫其衣冠上有農人者古之異人謂望曰子姑復釣必細其綸芳其餌徐徐而投西伯將

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豸  
徐廣曰豸知翻○索  
隱曰餘本亦作螭字

非虎非龍所獲霸

按考要云周語  
以四岳為共工  
之從孫佐禹治  
水又鄭語云姜  
伯夷之後也太  
史公于陳杞世  
家云伯夷之後  
至周武王復封  
于齊曰太公望  
乃本鄭語而齊  
世家云四岳者  
乃本周語豈四  
岳即伯夷耶  
按東方朔答客  
難曰太公體行  
仁義七十有二  
乃設用于文武  
孔叢子云躬身

曾補口已五木  
卷之三十一  
齊世家  
鳳文館藏



苦志八十而遇  
文王舉全數耳  
楚辭云太公九  
十乃顯榮則又  
指封國時也  
王世貞曰中興  
之臣吾必推郭汾  
陽李西平然至勤  
定之年俱且六十  
矣使其早亡一邊  
鎮虞侯而已爾神  
策小將而已爾甚  
哉才之未易識也  
奇矣哉太公之得  
文王也  
王應麟曰鬼谷子  
云伊尹五就桀五  
就湯然後合于湯  
呂尚三入殷朝三  
就文王然後合于  
文王夫伊呂聖人  
之耦豈詭遇而求  
獲者此戰國辯士  
之誣聖賢也伊尹  
三聘而起太公辟  
紂海濱當取信于

王之輔於是周西伯獵泉遇太公於渭之陽與語大說曰自吾  
先君太公曰富有聖人適周周以興子真是邪吾太公望子久  
矣故號之曰太公望載與俱歸立為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  
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歸周西伯或曰呂尚處  
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閔夭素知而招呂尚呂尚亦  
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三人者為西伯求美女奇物  
獻之於紂以贖西伯西伯得以出反國言呂尚所以事周雖異  
然要之為文武師周西伯昌之脫羑里歸與呂尚陰謀修德以  
傾商政其事多兵權與奇計正義曰六韜云武王問太公曰律之音聲可以知  
三軍之消息乎太公曰深哉王之問也夫律管十  
二其要有五宮商角徵羽此真正聲也萬代不易五行之神道之常也  
各以其勝攻之其法以天清靜無陰雲風雨夜半遣輕騎往至敵人之壘  
九百步偏持律管橫  
耳大呼驚之有聲應管其來甚微角管聲應當以白虎徵管聲應當以玄武  
商管聲應當以青龍此五行之符佐勝之徵成敗之機也故後  
世之言兵及周之陰權皆宗太公為本謀周西伯政平及斷虞  
芮之訟而詩人稱西伯受命曰文王伐崇密須犬夷索隱曰郡國志  
密須在東郡虞

孟子  
茅坤曰太史公叙  
太公始為陰謀處  
兵家者言也非是  
光緒曰按太公  
金匱云武王伐  
殷丁侯不朝尚  
父乃畫丁侯射  
之丁侯病遣使  
請巨尚父乃以  
甲乙日拔其頭  
箭丙丁日拔其  
箭戊巳日拔其  
箭庚辛日拔其  
箭壬癸日拔其  
箭丁侯病乃愈  
四夷聞乃俱越  
裳氏獻白雉據  
此則太公祇一  
妖魔性誕之術  
耳安足信哉太  
史公世家中凡  
日陰謀陰權等  
字俱非太公本  
色  
楊慎曰尚書泰誓

丘縣北今日顧城密須始姓在河南密縣  
東故密城是也與安定姬姓密國各不同  
大作豐邑天下二分其二歸周者  
太公之謀計居多又王崩武王即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以  
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劉向別錄曰師之尚父之故  
曰師尚父父亦男子之美號也右把  
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索隱曰本或作蒼雉按馬融曰蒼兕王舟稱官名又王充  
曰蒼兕水獸九頭今誓眾令急濟故言蒼兕以懼之然此  
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太公  
作此太誓居二年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將伐紂卜龜兆  
不吉風雨暴至羣公盡懼唯太公彊之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  
十一年徐廣曰一作三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代商紂紂師敗績紂反走  
登鹿臺遂追斬紂胡曰武王立于社群公奉明水索隱曰周本紀毛  
叔鄭奉明水也衛康叔  
封布采席索隱曰周本紀衛康叔封布  
茲茲是席故此亦云絲席也師尚父牽牲史佚策祝以告神  
討紂之罪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以振貧民封比干墓釋箕  
子囚遷九鼎脩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尚父謀居多於是武王已



無蒼兕舟楫之文 蓋張霸偽作之秦 誓也 董份曰此字不知 何謂 按一曰太公之 謀居多一日師 尚父謀居多是 收拾上文且與 前陰謀修德宗 太公為本謀二 句相應 何孟春曰太公封 齊逆旅之人趨其 就國鄭桓公東會 對千鄭暮宿于宋 東之逆旅逆旅之 叟曰吾聞之時難 得而易失今客寢 安殆非封也桓公 聞之接轡自駕行 十日夜而至釐何 與之爭封此一事 耳劉向云以桓公 之賢微逆旅之叟 幾不為封也然則

平商而王天下封師尚父於齊營丘正義曰括地志云營丘在青州臨淄北百步外城中東就國道宿行遲逆旅之人曰吾聞時難得而易失客寢甚安殆非就國者也太公聞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國索隱曰犁里奚及犁猶比也又犁猶遲也萊侯來伐與之爭營丘營丘邊萊萊人夷也會紂之亂而周初定未能集遠方是以與太公爭國太公至國脩政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而人民多歸齊齊為大國及周成王少時管蔡作亂淮夷畔周正義曰孔安國云淮浦之夷徐州之戎乃使召康公服虔曰召公奭命太公曰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服虔曰是皆太公始受封土地疆境所至也○索隱曰舊說云穆陵在會稽非也按今淮南有故穆陵門是楚之境無棣在遼西孤竹服虔以為太公受封境界所至不然也蓋言其征伐所至之域五侯九伯實得征之杜預曰五等諸侯九州之伯皆得征討其罪也齊由此得征伐為大國都營丘蓋太公之卒百有餘年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鄭玄曰太公受封雷為太師死葬於周五世之後乃葬齊皇覽曰呂尚冢在臨淄縣城南去縣十里子丁公呂伋立徐廣曰伋一作及○正義曰論法述義不克曰丁丁公卒子乙公得立乙公卒子癸公慈母立索隱曰系本癸公作祭公慈母譙周亦曰祭公慈心也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索隱

尚父之賢之智又倍于鄭桓矣而亦有待于逆旅之人之教耶 王章曰此一段為後伯業張本故曰齊由此得征伐 揚慎曰太公于丁公于癸公蓋猶用殷法以生日名子非謚也

程一枝曰秦繼周而王者乎其始為諸侯也列國世家皆書曰秦襄公始

哀公時紀侯諧之周周哀公徐廣曰哀公荒淫田遊史作還詩以刺之也而立其弟靜是為胡公正義曰論法彌年壽考曰胡胡公徙都薄姑正義曰括地志云薄姑城在青州博昌縣東北六十里而當周夷王時哀公之同母少弟山怨胡公乃與其黨率營丘人襲殺胡公而自立是為獻公索隱曰宋衷其黨周馬繻人將胡公於貝水殺之而山自立也獻公元年盡逐胡公子因徙薄姑都治臨菑九年獻公卒子武公壽立武公九年周厲王出奔居彘正義曰直厲反括地志云晉州霍邑縣也鄭玄曰霍山在臧本秦時霍伯國十年王室亂大臣行政號曰共和二十四年周宣王初立二十六年武公卒子厲公無忌立厲公暴虐故胡公子復入齊齊人欲立之乃與攻殺厲公胡公子亦戰死齊人乃立厲公子赤為君是為文公而誅殺厲公者七十人文公十二年卒子成公脫立索隱曰系本及譙周皆作說字成公九年卒子莊公購立索隱曰劉氏音神欲反系家及系本並作贖又上成公脫年表莊公二十四年大戎殺幽王周東徙雒秦始列為諸侯五十六年晉弑其君昭侯六十四年莊公卒子釐公祿甫立釐公



為諸侯易為書之謹其始也謂其係天下之強弱也孔子繼周公而聖者乎其相魯而卒也列國世家皆書曰孔子相魯曰孔子卒易為書之謹其終也謂其係天下之重輕也按襄公以淫虐

按隱事悉書重細常也

九年魯隱公初立十九年魯桓公弑其兄隱公而自立為君二十五年北戎伐齊鄭使太子忽來救齊齊欲妻之忽曰鄭小齊大非我敵遂辭之三十二年釐公同母弟夷仲年死其子曰公孫無知釐公愛之令其秩服奉養比太子三十三年釐公卒太子諸兒立是為襄公襄公元年始為太子時嘗與無知鬪及立細無知秩服無知怨四年魯桓公與夫人如齊齊襄公故嘗私通魯夫人魯夫人者襄公女弟也自釐公時嫁為魯桓公婦及桓公來而襄公復通焉魯桓公知之怒夫人夫人以告齊襄公齊襄公與魯君飲醉之使力士彭生抱上魯君車因拉殺魯桓公公羊傳曰撻幹而殺之何休曰撻折聲也○正義曰拉音力合反桓公下車則死矣魯人以為讓讓猶言也而齊襄公殺彭生以謝魯八年伐紀紀遷去其邑徐廣曰年表云去其國左氏云違齊難也十二年初襄公使連稱管至父成蔡丘隱曰春秋莊四年紀侯大至父皆齊大夫○索隱曰杜預云臨淄西有地名蔡丘又下三十五年會諸侯於葵丘當魯僖公九年杜預曰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不同者蓋葵丘有兩處杜意以成葵丘當不遠出齊境

增方也曰觀史公所增益知左傳敘事神施鬼設之奇

按約言曰弗忘夫履之難而肯死君難臣哉

按無知以弑篡

故引臨淄縣西之葵丘若三十五年會諸侯於葵丘杜又以不合在本國故引外黃東葵丘為註所以不同月及瓜謂後年瓜時往戍一歲卒瓜時而公弗為發代或為請代公不許故此二人怒因公孫無知謀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服虔曰為妾在也使之間襄公王肅曰侯公之閒隙曰事成以女為無知夫人冬十一月襄公游姑蔡賈逵曰齊地也○正義曰音扶云反遂獵沛丘杜預曰樂安博昌縣南有地名貝丘○正義曰左傳云齊襄公田于貝丘墜車傷足即此見彘從者曰彭生服虔曰公見彘從者乃見彭生鬼改形為豕也公怒射之彘人立而啼公懼墜車傷足失屨反而鞭主屨者弗三百正義曰弗非佛又下同弗主屨者也弗出宮而無知連稱管至父等聞公傷乃遂率其眾襲宮逢主屨弗弗曰且無入驚宮驚宮未易入也無知弗信弗示之劍正義曰音瘡乃信之待宮外令弗先入弗先入即墜襄公耳聞良久無知等恐遂入宮弗反與宮中及公之幸臣攻無知等不勝皆死無知入宮求公不得或見人足於戶間發視乃襄公遂弑之而無知自立為齊君桓公元年春齊君無知游於雍林賈逵曰渠丘大夫也○索隱曰本亦作雍廩左



嘗有怨無知及其往游雍林人襲殺無知告齊大夫曰無知弑襄公自立臣謹行誅唯大夫更立公子之當立者唯命是聽初襄公之醉殺魯桓公通其夫人殺誅數不當淫於婦人數欺大臣羣弟恐禍及故次弟糾奔魯其母魯女也管仲召忽傅之次弟小白奔莒鮑叔傅之小白母衛女也有寵於釐公小白自少好善大夫高傒賈逵曰齊正卿高敬仲也正義曰侯音美及雍林人殺無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於莒魯聞無知死亦發兵送公子糾而使管仲別將兵遮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佯死管仲使人馳報魯魯遂糾者行益遲六日至齊則小白已入高傒立之是為桓公桓公之中鉤佯死以誤管仲已而載溫車中馳行亦有高國內應故得先入立發兵距魯秋與魯戰于乾時杜預曰乾時齊地也時水在樂安界岐流旱則涸竭故曰乾時魯兵敗走齊兵掩絕魯歸道齊遺魯書曰子糾兄弟弗忍誅請魯自殺之召忽管仲讎也請得而甘心臨之不然將圍魯魯人患之遂殺子糾于笙瀆賈逵曰魯地句瀆也索隱曰按鄒諫生本作華瀆華笙聲相近笙如字瀆音豆論語作溝瀆蓋後代聲轉而字異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桓公之立發兵攻魯心欲殺管仲鮑叔牙曰臣幸得從君君竟以立君之尊臣無以增君君將治齊即高傒與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夷吾所居國國重不可失也於是桓公從之乃詳為召管仲欲甘心實欲用之管仲知之故請往鮑叔牙迎受管仲及堂阜而脫桎賈逵曰堂阜魯北境杜預曰堂阜齊地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或曰鮑叔夷吾縛於此因以為名也齋祓而見桓公桓公厚禮以為大夫任政桓公既得管仲與鮑叔隰朋高傒修齊國政徐廣曰朋或作崩也連五家之兵國語曰管子制國五家為軌十軌為里四里為連十連為鄉以為軍令設輕重魚鹽之利索隱曰管子有以贍貧窮祿賢能齊人皆說二年伐滅郟徐廣曰亡時過郟郟無禮故伐之五年伐魯魯將師敗魯莊公請獻遂

徒誤字妙

王維楨曰仲之請囚蓋鮑叔平時交仲恃鮑在齊心不殺已也王世貞曰管仲之與鮑叔知深矣及將死而不欲委鮑叔以政曰其為人也善善而惡惡謂其量之隘也按劉子謂仲尼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鮑叔聞入一過而終身不忘其量誠可謂隘矣然能出管仲於死同為卿讓之四十年而無倦色不亦賢乎按此與太公至國修政以下相對應王世貞曰管仲



初相齊以隰朋為東國賓無為西土賓公子開方游於衛季友游於魯蒙孫游於楚其後復使公子舉游魯開方仍游衛曾孫宿游楚以隰朋為大行甯戚為大司馬王子成父為大司馬賓香無為大司理東郭牙為大諫其最后也以開方游衛十五年不省親而勸桓公勿用可謂能用舍人矣

邑以平杜預曰遂在齊北蛇丘縣東北桓公許與魯會柯而盟杜預曰此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猶祝柯今為祝魯將盟曹沫以匕首劫桓公於壇上何休曰土基三尺階三等曰壇會必有壇者為升降揖讓先君以相接曰反魯之侵地桓公許之已而曹沫去匕首北面就臣位桓公後悔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夫劫許之而倍信殺之徐廣曰一云已許之而背信殺劫也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囚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七年諸侯會桓公於甄杜預曰甄衛地今東郡甄城也而桓公於是始霸焉十四年陳厲公子完號敬仲來奔齊正義曰完音桓齊桓公欲以為卿讓於是以為工正賈逵曰掌百工田成子常之祖也二十三年山戎伐燕服虔曰山戎者戎中之別名也燕告急於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山戎至于孤竹而還燕莊公遂送桓公入齊境桓公曰非天子諸侯相送不出境吾不可以無禮於燕於是分溝割燕君所至與燕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貢于周如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二十七

霸至文而衰矣宋襄之亟辱也楚莊之僭志也秦穆之不主盟也焉得五也昆吾大彭豷韋幾然哉

年魯潛公母曰哀姜桓公女弟也哀姜淫於魯公子慶父慶父弑潛公哀姜欲立慶父魯人更立釐公徐廣曰史記僖字皆作釐桓公召哀姜殺之二十八年衛文公有狄亂告急於齊齊率諸侯城楚丘而立衛君賈逵曰衛地也○索隱曰杜預曰不言城衛衛未遷楚丘武城縣南即今之衛南縣是也二十九年桓公與夫人蔡姬戲船中蔡姬習水蕩公賈逵曰蕩搖也公懼止之不止出船怒歸蔡姬弗絕蔡亦怒嫁其女桓公聞而怒興師往伐三十年春齊桓公率諸侯伐蔡蔡潰服虔曰民逃其上曰潰也遂伐楚楚成王興師問曰何故涉吾地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若實征之以夾輔周室左傳曰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夾輔成王也賜我先君履杜預曰所踐履之界東至海西至河南至穆陵北至無棣楚負包茅不入王祭不具賈逵曰包茅菁包茅之也以供祭祀杜預曰尚書包匭菁茅之為異未審是以來責昭王南征不復是以來問服虔曰南巡狩涉漢未濟船解而弱昭王王室諱之不以赴諸侯不知其故故桓公以為辭責問楚也○索隱曰宋衷云昭王南伐楚辛由靡為右涉漢中流而顛由靡逐王之卒不復周乃侯其後楚王曰負之不入有之寡人罪也敢不共乎昭王之出不



而猶正蓋甚之也  
王維損日此伯者  
假義

邵寶曰齊魯皆大  
國侯伯之命易為  
不于魯而于齊乎  
當是時周公未之  
魯太公在齊伯會  
何可當也雖然周  
公之化固已行于  
周南矣

魯王世貞曰水經  
泗水又東逕左夷  
昭王沉水處也百  
姓於此佐喪言左  
喪訛也又東得合  
驛口朝廷驛使合  
王喪於此也又有  
大欽口言昭王於  
此殮也又東謂之  
橫喪得昭王喪處  
也

蘇轍曰桓公帥諸  
侯以伐楚次于陘  
而不進楚使屈完  
如師桓公陳諸侯

兵衛觀之屈完懼  
而求盟諸侯之兵  
成列而未戰也桓  
公退舍召陵與之  
盟而去之夫豈不  
能一戰哉知戰之  
不必勝而戰勝之  
利不過服楚全師  
之功大乎克敵故  
以不戰服楚而不  
吝也

按書殺太子甲  
生罪晉也  
王荃曰總叙桓公  
伯業甚有力  
○王世貞曰太公  
之勇商易管仲之  
摧狄楚難太公之  
輔文武易管仲之  
輔桓難

復君其問之水濱  
杜預曰昭王時漢  
非楚境故不受罪  
齊師進次于陘  
杜預曰陘楚地潁川召  
陵縣南有陘亭左傳曰  
凡師一宿為舍再  
宿為信過信為次  
夏楚王使屈完將兵扞齊師退次召陵  
杜預曰召陵潁川縣

桓公矜屈完以其眾屈完曰君以道則可若不則楚方城以為  
城  
杜預曰方城山在漢南韋昭曰方城楚北之阨塞杜預曰方城山在漢南葉縣南是也○  
索隱曰地理志葉縣南有長城號曰方城則杜預韋昭說為得而服氏云在漢南未知有  
何依

江漢以為溝君安能進乎乃與屈完盟而去過陳陳袁濤  
塗詐齊令出東方覺秋齊伐陳  
左傳曰討  
不忠也  
是歲晉殺太子申生二  
十五年夏會諸侯于蔡丘  
杜預曰陳留外黃  
縣東有蔡丘也  
周襄王使宰孔賜桓公  
文武胙彤弓矢大路  
賈逵曰大路諸侯朝  
服之車謂之金路  
命無拜桓公欲許之管仲  
曰不可乃下拜受賜  
韋昭曰下  
堂拜賜也  
秋復會諸侯於蔡丘益有驕色周  
使宰孔會諸侯頗有叛者  
公羊傳曰蔡丘之會相  
公震而矜之叛者九國  
晉侯病後遇宰孔宰  
孔曰齊侯驕矣第無行從之是歲晉獻公卒里克殺奚齊卓子  
徐廣曰史記卓多作  
慎正義曰卓丑角反  
秦穆公以夫人入公子夷吾為晉君桓公於是  
使隰朋立晉君還是時周室微  
討晉亂至高梁  
服虔曰晉地也杜預  
曰在平陽縣西南

唯齊楚秦晉為疆晉初與會  
正義曰與  
音預下同  
獻公死國內亂秦穆公辟  
遠不與中國會盟楚成王初收荆蠻有之夷狄自置唯獨齊為  
中國會盟而桓公能宣其德故諸侯會於是桓公稱曰寡人  
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離枝孤竹  
地理志曰今支縣有孤竹城疑  
劭曰今音鈴鈴離聲亦相也管子亦作離字○索隱曰離枝音零支又音令抵又如字離枝孤  
竹皆古國名秦以離支為縣故地理志云遼西令支縣有孤竹城爾雅曰孤竹北戶西王母日  
下謂之  
四荒也

西伐大夏涉流沙  
正義曰大夏并  
州晉陽是也  
束馬懸車登太行至卑耳  
山而還  
莊及韋昭並如字  
諸侯莫違寡人寡人兵車之會  
正義曰  
左傳云  
晉莊十三年會北杏以平宋亂僖四  
年侵蔡遂伐楚六年伐鄭圍新城也  
乘車之會六  
正義曰左傳云晉莊十四年會于  
幽德五年會首止八年盟  
于洮九年會葵丘是也  
九合諸侯  
匡天下  
正義曰匡正也一匡天下  
謂定襄王為天子之位也  
昔二  
代受命有何以異於此乎吾欲封泰山禪梁父管仲固諫不聽  
乃說桓公以遠方珍怪物至乃得封桓公乃止三十八年周襄  
王弟帶與戎翟合謀伐周齊使管仲平戎於周周欲以上卿禮  
管仲管仲頓首曰臣陪臣女敢三讓乃受下卿禮以見三十九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三十一

齊世家

七

鳳文官



年周襄王弟帶來奔齊齊使仲孫請王為帶謝襄王怒弗聽四  
 十一年秦穆公虜晉惠公復歸之是歲管仲隰朋皆卒正義曰括  
 地志云管仲冢在青州臨淄縣南二十一里牛山北與桓公冢連隰明墓在青州臨淄縣東北七里也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  
 者管仲曰知臣莫如君公曰易牙如何正義曰即雍巫也賈逵云  
 雍巫雍人名巫易牙字對曰  
 殺子以適君非人情不可公曰開方如何正義曰管子云衛公子開方去  
 其子乘之太子而臣事君也  
 對曰倍親以適君非人情難近公曰豎刁如何正義曰刀鳥條及顏師  
 古云豎刁易牙皆齊相  
 公曰管仲有病相公往問之曰將何以教寡人管仲曰願君遠易牙豎刁公曰易牙烹其子以  
 快寡人尚可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子也其子之忍又將何愛於君公曰豎刁自宮以近  
 寡人猶尚疑耶對曰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公曰諸管仲遂盡逐之  
 而公食不甘心不怡者三年公曰仲父不已過乎於是皆即召反明年公有病易牙豎刁相與  
 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有一婦人踰垣入至公所公曰我欲食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我  
 欲飲婦人曰吾無所得公曰何故曰易牙豎刁相與作亂塞宮門築高牆不通人故無所得公  
 慨然歎涕出口嗟乎聖人所見豈不遠哉若死者有知我將何面目見  
 仲父乎蒙衣袂而死乎壽官流於戶蓋以揚門之賤二月不葬也 對曰自宮以適  
 君非人情難親管仲死而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  
 專權四十二年戎伐周周告急於齊齊令諸侯各發卒戍周是  
 歲管公子重耳來桓公妻之四十三年初齊桓公之夫人二曰

立者易明

王姬徐姬蔡姬皆無子索隱曰系本徐嬴姓禮婦人稱國及姓今此言徐姬者然  
 姬是眾妾之總稱故漢祿秩令云姬妾數百婦人亦總稱  
 是姓也桓公好內服虔曰內  
 婦官也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無  
 詭索隱曰左  
 氏作無虧少衛姬生惠公元鄭姬生孝公昭葛嬴生昭公潘密  
 姬生懿公商人宋華子生公子雍賈逵曰宋華  
 氏之女子姓桓公與管仲屬孝  
 公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賈逵曰雍巫雍人名巫易  
 牙字○索隱曰賈逵以雍  
 巫為易牙字未知何據按管子  
 有蒙巫恐與雍巫是一人也因宦者豎刁以厚獻於桓公亦有寵桓公  
 許之立無詭杜預曰易牙既有寵  
 於公為長衛姬請立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  
 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豎刁因內寵殺羣吏服虔曰內寵如夫人者六  
 人羣吏諸大夫也杜預曰  
 內寵內官之  
 有權寵者而立公子無詭為君太子昭奔宋桓公病五公子各  
 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相攻以故宮中空莫敢指正義曰音  
 古患反桓公  
 尸在牀上六十七日尸蟲出于戶十二月乙亥無詭立乃棺赴  
 辛巳夜斂殯徐廣曰斂  
 一作臨也桓公十有餘子要其後立者五人無詭立  
 三月死無謚次孝公次昭公次懿公次惠公孝公元年三月宋

按說苑云或曰桓公殺兄而立

增補史記平本 齊世家 八



非仁義也與婦人同與馳于邑中非恭儉也閨門之內無可嫁者非清潔也此三者亡國之行也然而桓公九合諸侯為五伯長以其得賢佐也失管仲隰明任豎刁易牙身死不葬虫流出尸一人之身榮辱與施若此可不慎哉

襄公率諸侯兵送齊太子昭而伐齊齊人恐殺其君無詭齊人將立太子昭四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遂與齊人四公子戰五月宋敗齊四公子師而立太子昭是為齊孝公宋以桓公與管仲屬之太子故來征之以亂故八月乃葬齊桓公  
皇覽曰桓公冢在臨菑城南七里所留水南○正義曰括地志云齊桓公冢在臨菑縣南二十一里牛山上亦名鼎足山一名牛首壩一所二墳晉永嘉末人發之初得版次得木銀池有氣不得入經數日乃牽犬入中得金蠶數十薄珠襪玉匣繒絲軍器不可勝數又以人殉葬骸骨狼藉也  
六年春齊伐宋以其不同盟于齊也服虔曰魯僖公十九年諸侯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宋襄公欲行霸道不與盟故伐之  
夏宋襄公卒七年晉文公立十年孝公卒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為昭公昭公桓公子也其母曰葛嬴昭公元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正義曰賈逵云衛地也而會諸侯踐土朝周天子使晉稱伯正義曰晉霸六年翟侵齊晉文公卒秦兵敗於殽十二年秦穆公卒十九年五月昭公卒子舍立為齊君舍之母無寵於昭公國人莫畏昭公之弟商人以桓公死爭立而不得陰交賢士附愛百姓百姓說及昭

入孝公于齊而孝公即惡其求伯而伐之非人情也陳沂曰以其不同盟于齊諸侯為齊伐之非齊倍德也董汾曰按上既曰某姬生某公矣則此復曰其母曰某姬恐少衍蓋太史公不及刪者

昭公卒子舍立孤弱即與衆十月即墓上弑齊君舍而商人自立是為懿公懿公桓公子也其母曰密姬懿公四年春初懿公為公子時與丙戎之父獵爭獲不勝及即位斷丙戎父足而使丙戎僕賈逵曰僕御也○索隱曰左氏作郕僕○正義曰左傳云乃掘而刑之杜預云斷其尸足也庸職之妻好正義曰國語及左傳亦異耳  
五月懿公游於申池杜預曰齊南城西門名申門齊城無池唯此門左右有池疑此是也左思齊都賦註曰申池海濱二人浴戲職曰斷足子戎曰奪妻者二人俱病此言乃怨謀也  
與公游竹中二人弑懿公車上棄竹中而亡去懿公之立驕民不附齊人廢其子而迎公子元於衛立之是為惠公惠公桓公子也其母衛女曰少衛姬避齊亂故在衛惠公二年長翟來梁穀傳曰身橫九畝斷其首而載之眉見於賦王子城父攻殺之賈逵曰王子城父齊大夫埋之於北門晉趙穿弑其君靈公十年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正義曰頃音傾初崔杼有寵於惠公惠公卒高國畏其偏也逐之崔杼奔衛頃公元年楚



惠王世家分王  
七王亦用此法  
非複語也

光緒曰卻克僕  
故咲之詳見晉  
世家景公八年

按此即漢高中  
流矢傷胸捫足  
之意  
按此即紀信乘  
黃屋之意  
王韋曰丑父良將  
也忠勇而有謀矣

莊王彊伐陳。二年圍鄭。鄭伯降。已復國。鄭伯六年春。晉使卻克於齊。齊使夫人帷中而觀之。卻克上夫人笑之。卻克曰：「不是報不復涉河歸，請伐齊。」晉侯弗許。齊使至晉，卻克執齊使者四人，河內殺之。八年，晉伐齊。齊以公子彊質。晉兵去。十年春，齊伐魯，衛、魯衛大夫如晉請師，皆因卻克。索隱曰：成二年左傳，魯臧宣叔衛孫相子如晉，皆主於卻克，是晉使卻克以車八百乘為中軍將。賈逵曰：八百乘，六萬人。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以救魯衛。伐齊。六月壬申，與齊侯兵合靡笄下。徐廣曰：靡一作靡也。○索隱曰：靡如字，靡笄山名在濟南，與代地靡山不同。癸酉，陳干鞮、逢丑父為齊頃公右。頃公曰：「馳之，破晉軍，會食射傷卻克，流血至履，克欲還入壁，其御曰：『我始入，再傷不敢言疾，恐懼士卒，願子忍之。』遂復戰。戰齊急，丑父恐齊侯得乃易處，頃公為右車，絀於水而止。正義曰：絀，胡卦反，止也。有晉小將韓厥伏齊侯車前，曰：「寡君使臣救魯衛，戲之，丑父所礙也。」頃公下取飲。正義曰：左傳云：及華泉，膠絀於水而止。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周父御左車，宛伐為右，載齊侯，獲免也。因得亡

楊慎曰：孔穎達以  
左傳正司馬遷之  
謬，乃是讀玉為王  
耳。索隱與王劭之  
說皆非。  
王維楨曰：此與桓  
公修國政相對應。  
彼言齊民大悅，此  
言民亦大悅，是相  
應之辭也。

脫去入其軍。晉卻克欲殺丑父，丑父曰：「君死而見穆，後人臣無忠其君者矣。」克舍之。丑父遂得囚歸齊。於是晉軍追齊至馬陵。徐廣曰：一作歷，駟案賈逵曰：馬歷齊地也。齊侯請以寶器謝。左傳曰：賂以不聽，必得笑克者，蕭桐叔子。杜預曰：桐叔，蕭君之字，齊侯外祖父子女也。今齊東畝，則晉車馬東向濟行易也。對曰：「叔子齊君母，齊君母亦猶晉君母子，安置之，且子以義伐，而以暴為後，其可乎？於是乃許。今反魯衛之侵地。」正義曰：左傳云：晉師及齊國，使齊人歸我汶陽之田也。十一年，晉初置八卿，賞鞏之功。齊頃公朝晉，欲尊王。晉景公。索隱曰：王劭按：張衡曰：禮諸侯朝天子執玉，既授而反之，若諸侯自相朝，則不授玉。齊頃公戰敗朝晉而授玉，是欲尊晉侯為王，太史公採其言而書之此文。晉景公不敢受，乃歸歸而頃公弛苑囿，薄賦歛，振孤問疾，虛積聚，以救民。民亦大說，厚禮諸侯。竟頃公卒，百姓附。諸侯不犯。十七年，頃公卒。皇覽曰：頃公冢近呂尚冢。子靈公環立。靈公九年，晉欒書弑其君厲公。十年，晉悼公伐齊。齊令公子光質晉。十九年，立子光為太子。高厚傅之。令會諸侯盟於鍾離。



守城二字一本  
董份曰為太子下  
即著仲姬戎姬恐  
有脫字

晏子春秋云莊  
公將伐晉問于晏  
子對曰不可君得  
合而欲多養欲而  
意驕得合而欲多  
者危養欲而意驕  
者困今君任勇力  
之士以伐明主若

小濟國之福也不  
得而有功憂必及  
君公作色不悅晏  
子辭不為臣退而  
窮處堂下生藜藿  
門外生荆棘莊公  
終任勇力之士西  
伐晉取朝歌及太  
行孟門茲於兌齊  
而民散身滅於崔  
氏

楊慎曰晏嬰不入  
崔陳之黨鄭肅不  
入牛李之黨語云  
君子不黨二子有  
焉  
曾魚氏類林云崔

增補史記平本

正義曰枯地志云鍾離  
故城在沂州承縣界  
氏獻子  
齊師敗靈公走入臨菑晏嬰止靈公靈公弗從曰君亦無  
勇矣晉兵遂圍臨菑臨菑守城不敢出晉焚郭中而去二十八

年初靈公取魯女生子光以為太子仲姬戎姬嬖仲姬生  
子牙屬之戎姬戎姬請以為太子公許之仲姬曰不可光之立  
列於諸侯矣服虔曰數從諸侯征伐盟會今無故廢之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耳

遂東太子光賈逵曰從之東垂也使高厚傅牙為太子靈公疾崔杼迎故太  
子光而立之是為莊公莊公殺戎姬五月壬辰靈公卒莊公即  
位執太子牙於句瀆之丘殺之八月崔杼殺高厚晉聞齊亂伐

齊至高唐杜預曰高唐在祝阿縣西北莊公三年晉大夫欒盈奔齊徐廣曰盈史記多作逞莊  
公厚客待之晏嬰田文子諫公不聽四年齊莊公使欒盈間入

晉曲沃為內應欒盈之邑以兵隨之上太行入孟門賈逵曰孟門太行皆晉山隘也欒盈敗齊兵還取朝歌賈逵曰晉邑六年初棠

公妻好賈逵曰棠公齊棠邑大夫棠公死崔杼取之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以崔  
杼之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崔杼怒因其伐晉欲與晉合謀襲齊  
而不得間莊公嘗答宦者賈舉復侍為崔杼間公以報怨

心亥公問崔杼病遂從崔杼妻崔杼妻入室與崔杼自閉戶不  
出公擁柱而歌服虔曰公以為姜氏不知已在外故歌以命之也一日公自知見欺恐不得出故歌以自悔宦者賈舉

遮公從官而入閉門崔杼之徒持兵從中起公登臺而請解不  
許請盟不許請自殺於廟不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

公踰牆射中公股公反墜遂弑之晏嬰立崔杼門外賈逵曰問曰  
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服虔曰謂以公義為社稷死亡也如是者臣亦隨之死亡若

為已死已匹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服虔曰言君自以已之私欲取死亡之禍則私暱之臣所當任也杜預曰私暱所親

齊世家

十一

鳳文官



行弒莊公刑刺賤愛也非所親愛使晉而反其僕曰門開而入枕公尸而哭三踊而出人謂崔杼必殺之子將何如刑刺賤崔杼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服虔曰置之所以得人心丁丑崔杼立莊公異母弟杵臼徐廣曰史記多作著曰是為景公景公母魯叔孫宣伯女也景公立以崔杼為右相慶封為左相二相恐亂起乃與國人盟曰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曰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慶封欲殺晏子崔杼曰忠臣也舍之齊太史書曰崔杼弒莊公崔杼殺之其弟復書崔杼復殺之少弟復書崔杼乃舍之景公元年初崔杼生子成及彊其母死取東郭女生明東郭女使其前夫子無咎與其弟偃正義曰杜預云東郭偃東郭姜之弟也相崔氏成有罪正義許之二相弗聽曰崔宗邑不可杜預曰濟陽東朝陽縣西北有崔氏城也成彊怒告慶封正義曰左傳云成彊告慶封曰夫子身亦子所知也唯無咎與偃是從父兄莫得進矣恐害夫子敢以告慶封曰苟利夫子必去之難吾助汝乃殺東郭偃榮無咎於崔氏朝也其妻及崔杼皆縊死崔慶封與崔杼有郤欲其敗也成彊殺無咎偃於崔杼家

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家皆奔亡崔杼怒無人使一宦者御見慶封曰請為子誅之使崔杼仇盧蒲敫攻崔氏賈逵曰嬰齊大夫慶封之屬殺成彊盡滅崔氏崔氏婦自殺崔杼歸亦自殺慶封為相國專權三年十月慶封出獵初慶封已殺崔杼益驕嗜酒好獵不聽政令慶舍用政服虔曰其職政與子已有內郤田文子謂桓子曰亂將作田鮑高樂氏相與謀慶氏慶舍發甲圍慶封宮四家徒共擊破之慶封還不得入奔魯齊人讓魯封奔吳吳與之朱方聚其族而居之富於在齊其秋齊人徙葬莊公穆崔杼尸於市以說衆九年景公使晏嬰之晉與叔向私語曰齊政卒歸田氏田氏雖無大德以公權私有德於民民愛之十二年景公如晉見平公欲與伐燕十八年公復如晉見昭公二十六年獵魯郊因入魯與晏嬰俱問魯禮二十一年魯昭公辟季氏難奔齊齊欲以千社封之賈逵曰二十五家為一社千社二萬五千家也子家止昭公昭公乃請齊伐魯取鄆以居昭公正義曰鄆城



賦斂無厭使民如也  
將不勝萬民慰怨  
獨慧星乎

光緒曰按左傳  
晏嬰諫誅祝史  
曰祝有益也詛  
亦有損聊攝以  
東姑尤以西其  
為人也多矣雖  
其善祝豈能勝  
億兆之人詛與  
此段議論皆千  
古名言

按景公害孔子  
相魯謂以孔子  
相魯為已患也

三十二年慧星見景公坐栢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服虔曰景公自恐德羣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曰臣笑羣臣諛其景  
公曰慧星出東北當齊分野寡人以為憂晏子曰君高臺深池  
賦斂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弗星將出慧星何懼乎正義曰弗音佩謂  
相害又曰慧星歲反若常形見其境有亂也公曰可禳否晏子曰使神可祝而來正義曰祝亦  
可禳而去也百姓苦怨以萬數而君令一人禳之安能勝眾口  
乎是時景公好治宮室聚狗馬奢侈厚賦重刑故晏子以此諫  
之四十二年吳王闔閭伐楚入郢四十七年魯陽虎攻其君不  
勝奔齊請齊伐魯鮑子諫景公乃囚陽虎陽虎得亡奔晉四十  
八年與魯定公好會夾谷服虔曰東海犁鉏曰孔丘知禮而怯請  
令萊人為樂杜預曰萊人齊所滅萊夷也因執魯君可得志景公害  
孔丘相魯懼其霸故從犁鉏之計方會進萊樂孔子歷階上使  
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景公慙乃歸魯侵地以謝而罷

王韋曰晏嬰卒太  
史公特書益齊失  
良佐而亂亡之禍  
自此始也

去是歲晏嬰卒五十五年范中行反其君於晉晉攻之急來請  
粟田乞欲為亂樹黨於逆臣說景公曰范中行數有德於齊不  
可不救乃使乞救而輸之粟五十八年夏景公夫人燕姬適子  
死景公寵妾芮姬生子荼索隱曰左傳云鬻姒之子荼鬻則荼母姓姒此作芮姬  
反荼少其母賤無行諸大夫恐其為嗣乃言願擇諸子長賢者  
為太子景公老惡言嗣事又愛荼母欲立之憚發之口乃謂諸  
大夫曰為樂耳國何患無君乎秋景公病命國惠子高昭子立  
少子荼為太子杜預曰惠子國夏逐羣公子遷之萊服虔曰萊景公卒  
皇覽曰景公冢  
與桓公冢同處  
亡荼諸異母兄公子壽駒黔奔衛徐廣曰一云壽黔奔衛○索隱曰壽公  
子駒陽生奔魯索隱曰左氏作公萊人歌之曰景公死乎弗與埋三  
軍事乎弗與謀服虔曰萊人見五公子遠遷鄙邑不得與景公葬埋之事及國三軍  
師乎師乎胡黨之乎服虔曰師衆也黨所也晏孺子元年春田乞偽事

補方也曰胡黨之  
句國策歸於何黨



矣蓋齊之語也 師國衆也人適也 言四公子皆出國 衆將適何黨也 康海曰田氏之子 齊其欲奪而有之 豈一朝一夕也晏 子方且安紓和悅 裁之以禮使勿自 甚其所爲當是時 以晏子之顯碩不 足以致而滅也其 理當知是也至高 國之屬則悻悻然 怒而作矣姜氏之 廟由是不祀焉彼 高國者以啓之也 余有丁曰按景公 時齊尚無事因孽 寵立少遂生亂以 至亡故置嗣不可 不慎也

高國者母朝乞驂乘言曰子得君大夫皆自危欲謀作亂又謂 諸大夫曰高昭子可畏及未發先之大夫從之六月田乞鮑牧 乃與大夫以兵入公宮攻高昭子昭子聞之與國惠子救公公 師敗田乞之徒追之國惠子奔莒遂及殺高昭子晏圍奔魯 八月齊秉意茲田乞敗二相 徐廣曰左傳八月 齊即意茲奔魯 乃使人之魯召 公子陽生陽生至齊私匿田乞家十月戊子田乞請諸大夫曰 常之母有魚菽之祭 何休曰齊俗婦人首祭事言 幸來會飲會飲田乞 盛陽生橐中置坐中央發橐出陽生曰此乃齊君矣大夫皆伏 謁將與大夫盟而立之鮑牧醉乞誣大夫曰吾與鮑牧謀其立 陽生鮑牧怒曰子忘景公之命乎諸大夫相視欲悔陽生前頓 首曰可則立之否則已鮑牧恐禍起乃復曰皆景公子也何爲 不可乃與盟立陽生是爲悼公悼公入宮使人遷晏孺子於駘 賈逵曰 齊邑 殺之幕下而逐孺子母芮子芮子故賤而孺子少故無權

按記曰驟朝而 顧不有異事必 有異慮

國人輕之悼公元年齊伐魯取謹闞 杜預曰闞在東平剛縣北 初陽 生亡在魯季康子以其妹妻之及歸卽位使迎之季姬與季魴 侯通 杜預曰鮑侯 康子叔父也 言其情魯弗敢與故齊伐魯竟迎季姬季姬嬖 齊復歸魯侵地鮑子與悼公有郤不善四年吳魯伐齊南方鮑 子弑悼公赴于吳吳王夫差哭於軍門外三日將從海入討齊 齊人敗之吳師乃去晉趙鞅伐齊至賴而去 服虔曰 賴齊邑 齊人共立 悼公子壬是爲簡公 徐廣曰年表云簡公 簡公四年春初簡公與父 陽生俱在魯也闞止有寵焉 賈逵曰闞止子我也 索隱曰左氏監 作闞音苦濫反闞在東平須昌縣東北 及卽 位使爲政田成子憚之驟顧於朝 杜預曰心不 安故數顧也 御鞅言簡公曰田 闞不可並也 賈逵曰鞅齊大夫也 索隱曰鞅名爲僕御之官故曰御鞅亦 田氏之族按系本陳桓子無字產子登登產子獻獻產鞅也 君其 擇焉 杜預曰擇 用一人也 弗聽子我夕 服虔曰 田逆殺人逢之 服虔曰子我將往夕省 也杜預曰逆 子行陳氏宗 遂捕以入 杜預曰執逆 入至於朝也 田氏方睦 服虔曰陳常方欲謀 有齊國故和其宗族 使囚 病而遺守囚者酒 服虔曰使陳逆 詐病而遺也 醉而殺守者得亡子我盟諸田



於陳宗。服虔曰子我見陳逆得生出而恐為陳氏所怨故與盟而請和也陳宗宗長之家初田豹欲為子我臣。賈逵曰豹陳氏也

使公孫言豹。賈逵曰公孫齊大夫也豹有喪而止後卒以為臣。杜預曰終喪也

幸於子我子我謂曰吾盡逐田氏而立友可乎對曰我遠田氏矣。服虔曰言我與陳氏宗疎遠矣且其違者不過數人。服虔曰違者不從子我者何盡逐焉遂告

田氏子行曰彼得君弗先必禍子。服虔曰彼謂闕止也子謂陳常也子行舍於公宮。服虔曰止於公宮為陳氏作內間也夏五月壬申成子兄弟四乘如公。服虔曰成子兄弟八人為陳氏作內間也

公與婦人飲酒於檀臺。服虔曰當陳氏入時飲酒於此臺成子遷諸寢。服虔曰

將除害也。杜預曰言將為公除害也成子出舍于庫。杜預曰以公怒故也聞公猶怒將出

曰何所無君子行拔劍曰需事之賊也。杜預曰言需疑則害也誰非田

宗。杜預曰言陳氏宗族衆多所不殺子者有如田宗。杜預曰言子若欲出我心殺子明知陳宗乃止子我

丘人執子我以告。賈逵曰豐丘陳氏邑也殺之郭關。服虔曰齊關名成子將殺大陸

子方。服虔曰子方子我黨大夫東郭賈也田逆請而免之以公命取車於道。杜預曰子方取道中行人車

出雍門。杜預曰齊城門田豹與之車弗受曰逆為余請豹與余車余有

私焉事子我而有私於其讎何以見魯衛之士。服虔曰子方將欲奔魯衛也左傳曰東郭賈奔

庚辰田常執簡公于徐州。春秋作舒州賈逵曰陳氏邑也。索隱曰徐音舒其字從入左氏作舒舒陳氏邑說文作舒舒在薛

公曰余蚤從御鞅言不及此甲午田常弑簡公于徐州田常

乃立簡公弟驁是為平公。索隱曰系本及譙周皆作敬誤也平公即位田常相之專

齊之政割齊安平以東為田氏封邑。徐廣曰年表云平公之時齊自是稱田氏。索隱曰安平齊邑地理志云涿郡

王維楨曰時仲尼請魯哀公討不從是年西狩獲麟春秋絕筆而不復書陳恒事其有所傷感也夫



按田氏卒有齊國句與上文齊政卒歸田氏句遙應

趙恒曰齊之地廣人衆得天下十之二勢實首數語盡之矣以太公之聖云不亦宜乎言霸必有大國也洋洋乎固大國之風也再繳上意蓋命意如此

趙始列為諸侯十九年田常會孫田和始為諸侯遷康公海濱二十六年康公卒呂氏遂絕其祀田氏卒有齊國為齊威王疆於天下

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闢達多匿知其天性也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為諸侯會盟稱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蘇子古史曰三代之得天下其所以異於後世者惟不求而得之耳世之論伊尹太公多以陰謀奇計歸之其說乃與漢陳平魏賈誼無異夫陳平賈誼之事張子房荀文若之所不為也而謂伊尹太公為之乎太公蓋善用兵老而不衰與文王治岐而司馬兵法出焉要之皆仁人豈詭詐傾人以自立者哉管仲為齊大夫塞門反玷身備三歸而桓公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其行甚穢管仲以為不害霸不禁也夫古之聖人為君臣父子夫婦之禮皆有本末不徒設也故以舊坊為無用而毀之者必有水患以舊禮為無益而去之者必有亂患古之君子身修而家治安而行之不知其難而亂自去今管仲偷取一時之欲而僥倖於長久難哉桓公季年將立世子管仲知其將有適庶之禍遂與桓公屬孝公於宋襄公夫使桓公妻妾適庶之分素明家事素定則太子一言立矣而它人何與哉蓋管仲智有餘而德不足於是窮矣

卷三十一終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三

魯周公世家第三

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譙周曰以太王所居周地為其采邑故謂周公○索隱曰周地名在岐山之陽本太王所居後以為周公之采邑故曰周也諡曰周文公見國語自文王在時日為子孝篤仁異於群子索隱曰鄒誕本孝作敬及武王即位旦常輔翼武王用事居多武王九年東伐

至盟津周公輔行十一年伐紂至牧野正義曰衛州即牧野之地一東北去朝歌七十三里周公

佐武王作牧誓破殷入商宮已殺紂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

以夾武王鬯社告紂之罪于天及殷民釋箕子之囚封紂子武

庚祿父使管叔蔡叔傅之以續殷祀徧封功臣同姓戚者封周

公旦於少昊之虛曲阜正義曰括地志云兗州曲阜縣外城即魯公伯禽所築也是為魯公周公不

就封留佐武王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集武王有疾不豫群臣

懼太公召公乃繆卜徐廣曰古書穆字多作繆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孔安國曰戚近

也未可以死近先王也鄭玄曰二公欲就文王廟卜戚憂也亦可憂怖我先王也

周公於是乃自以為質設三壇周

增補史記平水

卷三十三

魯世家

官載

王維楨曰歷敘書為與殷本紀同例

按公羊氏云封魯公以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然則周公之魯乎曰不之魯也封魯公以為周公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昆山歸有光評點 桐城方苞增評



主然則周公為不之魯欲天下一乎周也王康曰周公面卻二公穆上以為未可感我先王陰乃私告三王自以為功且死生有命周公乃欲以身代武王之死以滋後世到股肱天之俗周公豈其然乎予竊疑金縢非古書也余有丁曰按此古禱祀遺意乃臣子迫切之至情

方苞曰發書視之信吉六字衍文

公北面立戴璧秉圭禮神主以為贊告于太王王季文王孔安國曰史策祝曰惟爾元孫王發勤勞阻疾徐廣曰阻一作淹若爾三王是有負于之責於天以旦代王發之身孔安國曰太子之責謂疾不可救也不可救于天則當以旦代之死生有命不可請代聖人教臣子之心以垂世教○索隱曰尚書負為丕今此為負者謂三王負上天之責故我當代之鄭玄曰

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馬融曰武王受命于天帝之庭布其道以佑助用能定汝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敬畏孔安國曰言武王用受命帝庭之故能定先人之民無不敬畏也無墜天之降葆命我先王亦永有所依歸孔安國曰言不教則國曰就受三王之命於大龜卜知吉凶者也馬融曰元龜大龜也爾之許我我以其璧與圭歸以俟爾命孔安國曰許謂疾病待命當以事神也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圭孔安國曰不許馬融曰待汝命武王當愈我當死也周公已令史策告太王王季文王欲代武王發於是乃即

三王而卜卜人皆曰吉發書視之信吉孔安國曰占北書也周公喜開籒乃

見書遇吉王肅曰蓋藏占北書管也周公入賀武王曰王其無害旦新受命三王維長終是圖孔安國曰我新受三王命武王維長終是謀周之道茲道能念予一人馬融曰一人天子也鄭玄曰茲此周公藏其策金縢匱中孔安國曰藏之於匱緘之以金不欲人開也誠守者勿敢言明口

武王有瘳其後武王既崩成王少在強葆之中索隱曰強葆即襁褓古兒於背而負行葆小兒被也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管叔及其群弟流言於國曰周公將不利於成王孔安國曰放言於國以誣周公以惑成王也周公乃告太公望召公奭曰我之所

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正義曰辟音避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於今而后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為之若此於是卒相成王而使其子伯禽代

就封於魯周公戒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矣然我一沐三捉髮一飯三吐哺起以待士

猶恐失天下之賢人子之魯慎無以國驕人管蔡武庚等果率

王維楨曰武王病瘳未必以周公告代之故病者聞之因以解憂故生茅坤曰敘周公佐成王事甚略按越絕書云武王封周公使傅相成王當是之時賞賜不加於無功刑罰不加於無罪天下家給人足禾麥茂美使人以時說之以禮上順天地澤及夷狄按荀子述周公戒伯禽云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



者三十人貌執之士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者十有餘人又曰仰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

余有丁曰按此文是成王疑周公時不宜置于此按乃為詩至訓周公十七字宜在本文我所以為之若此句下王宗沐曰撫盈成之運者有故壞之防居極隆之勢者有降殄之慮故嘗觀之成王繼立悲彼家難幼君天下棟樑未知且將有移心焉公所為陳免逸也二叔不

淮夷而反周公乃奉成王命興師東伐作大誥遂誅管叔殺武庚放蔡叔收殷餘民以封庚叔於衛封微子於宋以奉殷祀寧淮夷東土二年而畢定諸侯咸服宗周天降祉福唐叔得禾異母同穎徐廣曰一作穗穎即穗也○索隱曰尚書作畝此為母義亦並通獻之成王成王命唐叔以餽周公於東土作餽禾周公既受命禾嘉天子命徐廣曰嘉一作魯今書序命於文不必作魯作嘉禾東土以集周公歸報成王乃為詩貽王命之曰鳴鵙毛詩序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鳴鵙毛傳曰鳴鵙鵙也王亦未敢訓周公徐廣曰步自周至豐馬融曰周鎬京也豐文王廟所在朝者舉事上朝將即土中易都大事故告文王武王廟鄭玄曰步行也堂下謂之步豐鎬異邑而言步者告武王成王七年二月乙未王朝之雒相土鄭玄曰相視也其三月周公往營成周雒邑公羊傳曰成周者何東周也何休曰名為成周者周道始成王卜居焉曰吉遂國之成王長能聽政於是周公乃還政於成王成王臨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諸侯禮記曰

諒其精白之心流言以問上下之交東征綏輯猶頑民是或擢亂公所為賦鳴鵙也紂亂初雪上古之制相治為野墜其所未備雖魚鼈鳥獸猶將經之使有成理公所為序周官也是其憂勞之心雖非疑忌禍福之間而公所以任天下之重開太平以心王室者固不容自違者矣蓋易曰終日乾乾則公之心夫則公之心夫

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向而立鄭玄曰周公攝王位以明堂之禮儀朝諸侯也不於宗廟避王也天子周公也負之言倍也斧依為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間周公於前立也及七年後還政成王北面就臣位躬躬如畏然徐廣曰躬躬謹敬貌也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譖周公周公奔楚索隱曰經典無文其事或別有所出而譏周云成王少時病周公禱河欲代王死藏祝策于府成王用事人譖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策乃迎周公又與蒙恬傳同事或然也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友周公周公歸恐成王壯治有所淫佚乃作多士作母逸母逸稱為人父母為業至長久子孫驕奢忘之以亾其家為人子可不慎乎故昔在殷王中宗嚴恭敬畏天命自度孔安國曰用法治民震懼不敢荒寧馬融曰知民之勞苦故中宗饗國七十五年孔安國曰武丁也久勞于外為與小人孔安國曰父小乙使之久居民間勞是為太子時其父小乙使行役有所勞役於外與小人從事作其即位乃有亮闇三年不言孔安國曰武丁起其即位則小乙死乃有信嘿三年不言言孝行著也鄭玄曰楣謂之梁闇謂廬也言乃讙鄭玄曰讙喜悅也言乃喜悅則



成周明不敢離王民臣望其言久矣不敢荒寧密靖殷國馬融曰寧安也至于小大無怨孔安國曰小大之政民無怨者

楚何居楚夷狄之國也周公旦膺之而忍一朝居耶曾祖謙曰此中宗元逸之實嚴恭寅畏合而言之敬也因家穀而修省亦其畏天命之一端天人一理既畏天命必不敢輕下民震懼不敢荒寧皆敬也惟敬故壽也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順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固而不淫至於儉約克治去戕賊之累又不在于凡此皆敬之方壽之理也自此至文王其壽莫非此理按謹尚書作雍言和順當理也註二曰字恐衍○呂祖謙曰商去周未遠故公以王耳目所接者言之陳經曰中宗近生知高宗學知祖甲困知光緒曰按其民皆可誅周多士八字疑衍考之尚書無之且意

于帝乙無不率祀明德帝無不配天者孔安國曰無敢失天道者故無不配天也在今後

嗣王紂誕淫厥佚不顧天及民之從也徐廣曰一作敬之也駟案馬融曰紂大淫樂其逸無所能顧念於天而敬之也其民皆可誅周多士文王日中昃不暇食饗國五十年作此以誡成王成王在豐天下已安周之官政未次序於是

周公作周官官別其宜作立政孔安國曰周公既致政成王恐其怠忽故以君臣立政為戒也以便百姓

百姓說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徐廣曰衛世家云管叔欲變成周然則或說尚書者不以成周

葬周公於畢正義曰活地志云周公墓在雍州咸陽北十三里畢原上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

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盡拔周國大

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索隱曰尚書武王崩後有此雷風之異今此言周公卒後更有暴風之變始開金縢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徐廣曰不見古文尚書故謬爾

王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徐廣曰不見古文尚書故謬爾

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

泣鄭玄曰泣者傷周公忠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孔安國曰水欲敬卜吉凶今天意可知故止

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幼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

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肅曰亦宜褒有德也○正義曰孔安國云周公以成王未寤故留東未還成王改過自新遣使者迎之亦國家禮有德之宜也王孔二說非也按言成王以開金縢之書知天風雷以彰周公之德故成王亦設郊天之禮以迎我國家先祖配食之禮亦當宜之故成王出郊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孔安國曰郊以玉幣謝天也天即反風起反風也

二公命國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徐廣曰築拾也駟案馬融曰禾為木所偃者起其木拾其下禾乃無

義亦難通

王維楨曰文王日中昃三句是無逸篇大抵太史公引尚書多更其文而以己意聯屬之即此皆以享國言故撮其辭如此

邵寶曰葬人之終事也周公然且謹之而況其生哉于成周臣道也成王不敢當則可以易之于畢子道也舍臣道而就子道周公其慰矣夫

楊慎曰此即金縢之文分為二事何也周公既卒則所謂迎者何迎也

王世貞曰謂太甲之賢於成王也讀金縢涼乎揚矣以周公之聖而幾不免易日月幾望馬匹亡无咎无咎者

增補史記平本 卷三十三 魯世家 四



僅充谷也 又曰余讀趙弼汝 山傳深信反風禾 起之說按波山既 赴義其曰大風揚 沙天地盡晦咫尺 不辨者數日宮中 皆秉燭而行群臣 入朝亦執炬前導 世祖問張直人而 悔之贈公特進金 紫光祿大夫太保 中書平章政事廬 陵郡公諡忠武命 王積翁書神主酒 掃柴市設壇以祀 之丞相索羅行初 冥禮忽狂感旋地 而起吹沙聚石不 能管目俄捲其神 主於雲霄中磔磔 隱隱雷鳴如怨之 聲天色愈暗乃改 前宋少保右丞相 信國公天果開雲 上帝周禮也成王 魯魯故命魯亦得 郊祭文王魯郊見 于春秋及頌所謂 皇皇后帝皇祖后 稷是也魯祭文王 事

不經見者惟 帝禮耳 按考要云淮南 子曰太公始封 周公問何以治 齊曰舉賢而上 功周公曰後世 必有慕弒之臣 周公始封太公 問何以治魯曰 尊賢而親親太 公曰後世寢弱 矣蓋始封未報 政也 光緒曰自古喪 師每因剽掠失 部伍為敵所乘 故此戒以馬牛 風逸臣妾通亡 不得越軍壘而 逐之失主雖不 得逐而人得風 馬牛逐臣妾者 又當敬還之使 軍士無敢竊奪 踰垣墻以竊人 增補史記平水 卷三十三 魯世家 五 鳳文官載

所失 歲則大熟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 禮記曰魯君祀帝于郊 配以后稷天子之禮 祭文 王 禮記曰諸侯不得祖天子鄭玄曰 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周公之德也 魯以周公之故立文王之廟也

周公卒子伯禽固已前受封是為魯公 索隱曰周公元子就封於魯次子 留相王室代為周公其餘食小國 者六人樊蔣 邢茅胙祭也 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 曰何遲也伯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 亦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 從其俗為也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 事齊矣夫政不簡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 徐廣曰一 簡不行不行不樂不樂則不易民必歸之又一水云夫民不簡不 易有近乎簡易民必歸之○索隱曰言為政簡易者民必附近之近謂親近也伯禽即位 之後有管蔡等反也淮夷徐戎亦並興反 孔安國曰淮浦之夷 徐州之戎並起為寇於是 伯禽率師伐之於盼作盼誓 徐廣曰一作鮮一作猶案尚書作費孔安國曰 魯東郊之地名也○索隱曰尚書作費今尚書 大傳作鮮誓鮮誓即盼誓古今字異義亦變也鮮猶也言於盼地誓費因行猶 田之禮以取鮮獸而祭故字或作鮮或作猶案地名即魯御季氏之費邑地名曰陳爾甲

胃無敢不善無敢傷犛 正義曰古毒及犛牛馬牢也 馬牛其風臣妾逋 逃 鄭玄曰風走逸臣 妾斯役之屬也 勿敢越逐敬復之 徐廣曰敬一作振○孔安國曰勿敢奔越 墨伍而求逐也衆人有得佚馬牛逃臣妾 皆敬 無敢寇攘踰墻垣 鄭玄曰寇劫取也 魯人三郊三隧 王肅曰邑外曰 還言四者東郊留 峙爾芻茭糗糧楨幹 孔安國曰皆當儲峙汝糧使足食多積芻茭供 軍牛馬馬融曰楨幹皆築具楨在前幹在兩傍 守故言三也 九反橫音貞 無敢不逮我甲戌築而征徐戎 孔安國曰甲戌日當 築攻敵墨距堙之屬 無敢 不及有大刑 刑死刑 作此盼誓遂平徐戎定魯魯公伯禽卒 徐 曰皇甫謐云伯禽以成王元年 封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 子考公會立 索隱曰系本作 就鄆本作適 考公四年卒立 弟熙是謂煬公 索隱曰熙 煬公築茅闕門 徐廣曰茅一作策又作夷世本 曰煬公徙魯宋忠曰今魯國

六年卒子幽公宰立 索隱曰世 幽公十四年幽公弟潰殺幽公而 自立是為魏公 徐廣曰世本作微公○索隱曰系本潰作弗音弗魏 作微且古書多用魏字作微則太史公意亦不殊 魏公五十 年卒子厲公擢立 索隱曰系本作 厲公三十七年卒魯人立其弟 具是為獻公獻公二十二年卒 徐廣曰劉歆云五十年 皇甫謐云三十六年 子真公湏立 索 曰真音慎本亦作慎公按衛亦有真侯可通也湏 系本作塾或作睦音匹位及鄆誕本作慎公湏也 真公十四年周厲王無道出

增補史記平水 卷三十三 魯世家 五 鳳文官載



牛馬誘人臣諛也。書傳云以是日征是日築者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擾我之築也。

金履祥曰按秋君爭國之禍自是始而昭王不能討失政甚矣史稱昭王之時王道微缺朱子亦謂周綱陵夷自昭王始有以也。

屠隆曰將有所壅即上之犯王命而不從也誅王命乃自出令而自誅之也俱在今王上說註非。

奔莒共和行政二十九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真公卒弟敖立是為武公武公九年春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正義曰許義反又音許宜反後同西

朝周宣王宣王愛戲欲立戲為魯太子周之樊仲山父諫宣王曰廢長立少不順不順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誅之故出令不可

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韋昭曰今不行則政不立行而不順民將奔之韋昭曰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今天子建諸侯立其少

是教民逆也唐固曰言不教之順而教之逆若魯從之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

立戲為魯太子夏武公歸而卒徐廣曰劉歆云立二年戲立是為懿公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御正義曰御我嫁反下同與魯人攻弑懿公而立伯

御為君伯御即位十一年周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而問魯公子能道順諸侯者徐廣曰順一作訓○正義曰道音導順音訓以為魯後樊穆仲曰韋昭曰穆仲仲

王維楨曰仲山父之言信矣

山父之諡也猶魯叔孫穆子謂之穆叔也魯懿公弟稱正義曰尺證反肅恭明神敬事耆老賦事

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固實徐廣曰固一作故韋昭曰故實故事之是者不干所問不犯所知宣王曰然能訓治其民矣乃立稱於夷宮韋昭曰夷宮者宣王祖父夷王之廟古者爵命必於祖廟是為孝公自是後諸侯多畔王命孝公二十五年諸侯畔

周犬戎殺幽王秦始列為諸侯二十七年孝公卒子弗湮立徐廣曰弗湮湮十五年晉人又弑其君孝侯四十六年惠公卒長庶子息攝當

國行君事是為隱公索隱曰隱公名息系本名息姑初惠公適夫人無子正義曰適音的公賤妾聲子生子息長為駁於宋宋女至而好惠公奪而自妻之

子允徐廣曰一作既○索隱曰登宋女為夫人以允為太子及惠公卒為允少故魯人共令息攝政不言即位隱公五年觀漁於棠賈逵曰棠魯地

八年與鄭易天子之太山之邑祊及許田

羅大經曰隱公非攝也使隱果攝則春秋不稱公春攝無疑也此論未然春秋雖不書隱公居攝而於書仲子之事自隱然可見夫母以子貴世俗之情也使桓不將立則仲子特一

陳漁而觀之杜預曰高平方與縣北有武棠亭魯侯觀漁臺也



生公子之妾耳周王何為而歸其眼魯國何為而考其宮今也歸則而不嫌禮之譏考官而加嚴事之禮徒以桓之將為君也桓將為君則隱之攝著矣

君子譏之許田乃魯之朝宿之邑天子在上諸侯不得以地相與十一年冬公  
子揮諂謂隱公曰百姓便君君其遂立吾請為君殺子允君以  
我為相左傳曰初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太宰也隱公曰有先君命吾為允少故攝代今  
允長矣吾方營菟裘之地而老焉服虔曰菟裘魯邑也營菟裘以作宮室欲居之以終老也杜預曰菟裘在泰山梁父  
縣以授子允政揮懼子允聞而反誅之乃反譖隱公於子允曰  
隱公欲遂立去子子其圖之請為子殺隱公子允許諾十一月  
隱公祭鍾巫賈逵曰鍾巫祭名也齊于社圃杜預曰社圃國名館于蕩氏服虔曰館舍也蕩氏魯大夫  
揮使人弑隱公子蕩氏而立子允為君是為桓公桓公元年鄭  
以璧易天子之許田虞信曰鄭以訪不足當許田故復加璧二年以宋之賂鼎入於太  
廟君子譏之穀梁傳曰桓公內殺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賂而退以事其祖非禮也公羊傳曰周公廟曰太廟三年使揮迎婦  
于齊為夫人六年夫人生子與桓公同日故名曰同同長為太  
子十六年會于曹伐鄭入厲公十八年春公將有行杜預曰始議行事也遂  
與夫人如齊申繻諫止賈逵曰申繻魯大夫公不聽遂如齊齊襄公通桓公

之以許為垂之會且加璧焉於是卒與許田矣蓋鄭以貪易許而桓以援略鄭也  
又曰魯桓與揮弑隱而為君相歸許于鄭成婚于齊所以求援於大國者為謀亦至矣而桓之所以自隕者卒以姜氏人力不可勝天也如此矣

夫人公怒夫人夫人以告齊侯夏四月丙子齊襄公饗公服虔曰為公設  
公醉使公子彭生抱魯桓公因命彭生搯其脇公死于車  
魯人告于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脩好禮禮成而不  
反無所歸咎請得彭生以除醜於諸侯齊人殺彭生以說魯立  
太子同是為莊公莊公母夫人因留齊不敢歸魯莊公五年冬  
伐衛內衛惠公八年齊公子糾來奔九年魯欲內子糾於齊後  
桓公桓公發兵擊魯魯急殺子糾召忽死齊告魯生致管仲魯  
人施伯曰正義曰世本曰施伯魯惠公孫齊欲得管仲非殺之也將用之則為  
魯患不如殺以其死與之索隱曰屍亦作死字莊公不聽遂囚管仲與齊齊  
人相管仲十三年魯莊公與曹沫會齊桓公於柯曹沫劫齊桓  
公求魯侵地已盟而釋桓公桓公欲背約管仲諫卒歸魯侵地  
十五年齊桓公始霸二十三年莊公如齊觀社韋昭曰齊因祀社魯軍實以示軍容公往觀之  
三十二年初莊公築臺臨黨氏賈逵曰黨氏魯大夫任姓見孟女賈逵曰黨氏之女  
○索隱曰左傳云



按生子斑左氏作般

茅坤曰次廢奪之際甚明

王世禎曰季友之置牙後也以厚也

初公築臺臨黨氏見孟任從之說而愛之許立為夫人割臂以盟服虔曰割其臂以與

孟女生子斑斑長說梁氏女杜預曰梁氏魯大夫也往觀國人犖自牆外

與梁氏女戲服虔曰國人掌養焉者犖其名也○正義曰犖力角反斑怒鞭犖莊公聞之曰犖有

力焉遂殺之是未可鞭而置也斑未得殺會莊公有疾莊公有

三弟長曰慶父次曰叔牙次曰季友莊公取齊女為夫人曰哀

姜哀姜無子哀姜嬖曰叔姜正義曰嬖田反生子開莊公無適嗣愛孟

女欲立其子斑莊公病而問嗣於弟叔牙叔牙曰一繼一及魯

之常也何休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慶父在可為嗣君何憂莊公患叔牙欲立

慶父退而問季友季友曰請以死立斑也莊公曰曩者叔牙欲

立慶父奈何季友以莊公命命牙待於鍼巫氏正義曰鍼巫氏魯大夫也使鍼

季劫飲叔牙以鴆服虔曰鴆鳥一曰運日鳥曰飲此則有後奉祀不然死且無

後牙遂飲鴆而死魯立其子為叔孫氏杜預曰不以罪誅故得立後世繼其祿也八月癸

亥莊公卒季友竟立子斑為君如莊公命侍喪舍于黨氏正義曰未至公

宮止於舅氏先時慶父與哀姜私通欲立哀姜嬖子開及莊公卒而季

友立斑十月己未慶父使國人犖殺魯公子斑於黨氏季友犖

陳服虔曰季友內知慶父之情力不能誅故避其難出奔慶父竟立莊公子開是為湣公索隱曰系

殺湣公而立慶父慶父使卜齮襲殺湣公於武闈賈逵曰卜齮魯大夫也官中之門謂

其立孟氏何居周

公復蔡不復管

金履祥曰按魯自

隱公將與其弟桓

而桓公弑之以立

卒為文姜所謀見

殺于齊其子莊公

又婚于齊哀姜卒

與叔牙慶父亂殺

般弑閔叔牙慶父

皆不得良死禍猶

未已而叔孫孟孫

季孫三家者自是

立其後魯自是分

而桓公于孫卒不

自相容也不弟不

忠不孝之報其禍

如此夫

邵經邦曰予觀季

友之事所謂坎有

險求小得未能明

乎大義者也邾定

公曰臣弑君凡在

官者殺無赦夫邾

小國也尚能斷斯

獄豈有大國而不

曾補正己平六

魯世家

八

鳳文官



聞者以此義不聞  
于是復有殺惡及  
視之其元惑子禍  
亂之相踵也  
按三家之始孟  
為慶父後叔為  
叔牙後季為季  
友後

輔賈逵曰兩社周社亳社也附季友則魯不昌及生有文在掌曰友  
遂以名之號為成季其後為季氏慶父後為孟氏也釐公元年  
以汶陽鄆封季友賈逵曰汶陽鄆魯一邑杜預曰汶陽汶水北地也汶水出泰山萊  
賈逵曰魯一邑非也地理志云東海費縣班季友為相九年晉里克殺其君奚齊  
卓子徐廣曰卓齊桓公率釐公討晉亂至高梁而還索隱曰晉地在平陽縣立  
晉惠公十七年齊桓公卒二十四年晉文公即位三十三年釐  
公卒子興立是為文公文公元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  
立二年文公朝晉襄公十一年十月甲午魯敗翟于鹹服虔曰魯地也  
獲長翟橋如富父終甥春其喉以戈殺之服虔曰富父終甥翟大夫也春猶衛埋其首  
于子駒之門賈逵曰子駒魯郭門名也以命宣伯服虔曰宣伯叔孫得臣子喬如也得臣  
初宋武公之世鄭瞞伐宋服虔曰武公周平王時在春秋前二十五年鄭瞞司  
徒皇父帥師禦之以敗翟于長丘杜預曰宋地名獲長翟緣斯賈逵曰喬  
晉之滅路在魯宣公十五年獲喬如弟勞如齊惠公二年鄭瞞伐齊齊王

田汝成曰東門遂  
廢適立庶魯亂之  
萌也  
歸歸有光曰魯自  
文公葬公子遂殺  
子赤立宣公而失  
其道此孔子所謂  
祿去公室之始也  
三桓氏分為三軍  
此孔子所謂政建  
大夫之始也

子城父獲其弟榮如埋其首於北門按年表齊惠公二年衛人獲其季  
弟簡如服虔曰獲與鄭瞞由是遂杜預曰長翟之種絕十五年季文子使於  
晉十八年二月文公卒文公有二妃長妃齊女哀姜索隱曰此哀非  
謂之哀姜生子惡及視次妃敬嬴嬖愛生子倭徐廣曰一作倭倭  
私事襄仲服虔曰襄仲公子遂襄仲欲立之叔仲曰不可服虔曰叔仲惠伯襄仲請齊  
惠公惠公新立欲親魯許之冬十月襄仲殺子惡及視而立倭  
是為宣公哀姜歸齊哭而過市曰天乎襄仲為不道殺適立庶  
適音的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魯由此公室卑三桓彊服虔曰三桓魯桓公  
之族仲孫叔孫季孫宣公倭十二年楚莊王彊圍鄭鄭伯降復國之十八年  
宣公卒子成公黑肱立徐廣曰肱一作股是為成公季文子曰使我殺適  
立庶失大援者襄仲也杜預曰襄仲立宣公南通於楚既不固又不能堅事齊晉故  
襄仲立宣公公孫歸父有寵服虔曰歸父襄仲之子宣公欲去三桓與  
晉謀伐三桓會宣公卒季文子怨之歸父奔齊成公二年春齊



黃震曰按季文子相三君家無衣帛之妾廐無食粟之馬君子謂其廉忠然私室曰禮公室之卑自若也愚謂行父能自毀城郭去兵甲退安臣子之分如孔子之所以謀魯則身為卿相雖妾衣帛馬食粟未害也

伐取我隆左傳作龍杜預曰魯邑在泰山博縣西南夏公與晉郤克敗齊頃公於鞏齊復歸我侵地四年成公如晉晉景公不敬魯魯欲背晉合於楚或諫乃止十年成公如晉晉景公卒因留成公送葬魯諱之索隱曰其葬唯言公如晉是諱之十五年始與吳王壽夢會鍾離正義曰括地志云鍾離國故城在濠州鐘離縣東五里十六年宣伯告晉欲誅季文子服虔曰宣伯叔孫喬如文子有義晉人弗許十八年成公卒子午立是為襄公是時襄公三歲也襄公元年晉立悼公往年冬晉變書弒其君厲公四年襄公朝晉五年季文子卒家無衣帛之妾廐無食粟之馬府無金玉以相三君索隱曰宣成襄也君子曰季子廉忠矣九年與晉伐鄭晉悼公冠襄公於衛左傳曰冠于成公之廟假鍾離焉禮也季武子從相行禮十一年三桓氏分為三軍韋昭曰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魯伯禽之封舊有三軍其後削弱二軍而已季武子欲專公室故益中軍以為三軍三家各征其一○索隱曰征謂起徒役也武子為三軍故一卿主一軍之征賦十二年朝晉十六年晉平公即位二十一年朝晉平公二十二年孔丘生正義曰生在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二十二年晉平七年吳諸樊十年二十五年齊崔杼弒其君

倒叙文法而以君子曰一句結之敘事中議論也

莊公立其弟景公二十九年吳延陵季子使魯問周樂盡知其意魯人敬焉三十一年六月襄公卒其九月太子卒左傳曰毀也○胡女敬歸之子子野立三月卒魯人立齊歸之子禚為君徐廣曰禚一作服服虔曰胡歸姓之國也齊諡也索隱曰系本作禚徐廣作服是為昭公昭公年十九猶有童心服虔曰言無成人之志而有童子之心穆叔不欲立索隱曰魯大夫叔孫約宣伯喬知之弟曰太子死有母弟可立不即立長服虔曰無母弟則立庶子年鈞擇賢義鈞則卜之杜預曰先人事後卜筮義鈞謂賢等今禚非適嗣且又居喪意不在戚而有喜色若果立必為季氏憂季武子弗聽卒立之比及葬三易衰杜預曰言其嬉戲無復君子曰是不終也昭公三年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魯恥焉四年楚靈王會諸侯於申昭公稱病不往七年季武子卒八年楚靈王就章華臺召昭公昭公往賀春秋云七年三月公如楚賜昭公寶器已而悔復詐取之左傳曰好以大屈服虔曰大屈弓名魯連書曰楚子享魯侯于章華與之大屈之弓既而悔之大屈昭所謂大曲之弓十二年朝晉至河晉平公謝還之十三年楚公子棄疾弒其君靈王代立十五年朝晉晉留之



葬晉昭公魯恥之二十年齊景公與晏子狩竟因入魯問禮左傳無其事二十一年朝晉至河晉謝還之二十五年春鸚鵡來

周禮曰鸚鵡不踰濟公羊傳曰非中國之師已曰文成之世童諺曰

大夫也文成鸚鵡來巢公在乾侯鸚鵡入處公在外野季氏與郈

氏鬪徐廣曰郈一本作厚世本亦然季氏荼雞豕服虔曰鬪介子播

氏雜目杜預曰或云郈氏金距服虔曰以季平子怒而侵郈氏其雞豕可以至

也侵郈氏之郈昭伯亦怒平子魯昭伯名惡臧昭伯之弟會

氏人季平子怒囚臧氏老服虔曰老臧臧郈氏以難告昭公昭公

九月戊戌伐季氏遂入平子登臺請曰君以讒不察臣罪誅之

請遷沂上弗許杜預曰魯城南自有沂水平子欲出請囚於鄆弗許服虔曰

邑請以五乘服虔曰言五乘子家駒曰索隱曰魯大夫仲孫氏君其

許之政自季氏久矣為徒者衆衆將合謀弗聽郈氏曰必殺之

按淮南子云禍之所從來者始於雞足及其大也至于上社稷

羅大經曰子家駒不欲昭公與季氏立異子家駒豈黨季氏者乎陳平周勃不與呂氏立異平勃豈黨呂氏

叔孫氏之臣辰左傳曰謂其衆曰無季氏與有孰利皆曰無季氏

是無叔孫氏辰曰然救季氏遂敗公師孟懿子聞叔孫氏勝賈

公遂奔己亥公至于齊齊景公曰請致千社待君子家曰奔周

公之業而臣於齊可乎乃止子家曰齊景公無信不如早之晉

弗從叔孫見公還見平子頓首初欲迎昭公孟孫季孫後

悔乃止二十六年春齊伐魯取鄆賈逵曰而居昭公焉夏齊景

公將內公令無受魯賂申豐汝賈許齊臣高齋子將粟五千庾

侯曰群臣不能事魯君有異焉服虔曰異宋元公為魯如晉求內

之道卒春秋曰宋公叔孫昭子求內其君無病而死索隱曰昭子名

不知天弃魯乎抑魯君有罪于鬼神也願君且待齊景公從之

二十八年昭公如晉求入季平子私於晉六卿六卿受季氏賂

者乎狄仁傑不與武氏立異仁傑豈黨武氏者乎處事變者須識此意雖然夫子三都之隨王陵庭爭之詰駁實王舉兵之檄亦不可少也聲大義者張膽而明目定大策者潛慮而密謀按郈昭伯為公使蓋時方以昭公伐季氏之命皆孟孫故在孟孫所也

王維楨曰子將受汝賈許乃為言無內昭公令無受魯賂可笑哉



王維楨曰童謠驗矣

歸有光曰平子卒而三桓之子孫微矣

諫晉君晉君乃止居昭公乾侯杜預曰乾侯在魏郡二十九年昭公如鄆齊景公使人賜昭公書自謂主君服虔曰大夫稱主比昭公恥之怒而去乾侯三十一年晉欲內昭公召季平子平子布衣跣行王肅曰示憂戚因六卿謝罪六卿為言曰晉欲內昭公衆不從晉人止三十二年昭公卒於乾侯魯人共立昭公弟宋為君是為定公定公立趙簡子問史墨曰服虔曰史墨晉史蔡墨季氏公乎史墨對曰不也季友有大功於魯受鄆為上卿至于武子文子世增其業魯交公卒東門遂殺適立庶服虔曰東門遂襄仲也居東門故稱東門遂魯君於是失國政在季氏於今四君矣民不知君何以得國是以為君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杜預曰器車服名爵號定公五年季平子卒陽虎私怒囚季桓子與盟乃捨之七年齊伐我取鄆以為魯陽虎邑以從政八年陽虎欲盡殺三桓適而更立其所善庶子以代之載季桓子將殺之桓子詐而得脫三桓共攻陽虎

凌約言曰斬焚夷誅百夷皆以禮之功故曰以禮衛人甚于城郭

魯氏類林云魯侯欲以孔子為司徒名三桓議之左丘明曰周人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講其皮欲具少牢

陽虎居陽關服虔曰陽關魯邑九年魯伐陽虎陽虎奔齊已而奔晉趙氏正義曰左傳云仲尼曰趙氏其世有亂乎杜預云受亂人故十年定公與齊景公會於夾谷孔子行相事齊欲襲魯君孔子以禮歷階誅齊淫樂齊侯懼乃止歸魯侵地而謝過十二年使仲由毀三桓城服虔曰仲由子路收其甲兵孟氏不肯墮城杜預曰墮毀伐之不克而止季桓子受齊女樂孔子去孔安國曰桓子使定公受齊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十五年定公卒子將立是為哀公索隱曰系本將亦作蔣哀公五年齊景公卒六年齊田乞弒其君孺子七年吳王夫差彊伐齊至繒徵百牢於魯季康子使子貢說吳王及大宰嚭以禮誑之吳王曰我文身不足責禮乃止八年吳為鄆伐魯至城下盟而去齊伐我取三邑十年伐齊南邊十二年齊伐魯季氏用冉有有功思孔子孔子自衛歸魯十四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於徐州孔子請伐之哀公不聽十五年使子服景伯子貢為介適齊齊歸我侵地田常初相欲親諸侯十六年孔子卒二十二



之珍而與羊謀其  
蓋言未卒狐相率  
逃於重丘之下羊  
相呼藏於深林之  
中矣今君欲以孔  
丘為司徒召三桓  
而議之亦與狐謀  
養羊謀羞也  
金履祥曰不覺于  
其位猶道死也雖  
謂之不沒于魯亦  
可也經世書三桓  
作難其君哀公  
蓋誅心之法不弑  
而實弑也  
許應元曰細閱魯  
三家之儲強皆自  
伯禽用天子之禮  
始程子謂其因襲  
之弊信哉

年越王勾踐滅吳王夫差二十七年春季康子卒夏哀公患三  
桓將欲因諸侯以劫之三桓亦患公作難故君臣多間賈逵曰  
公游于陵阪阪地名遇孟武伯於衢索隱曰一本作衛非曰請問余  
及死乎杜預曰問已可對曰不知也公欲以越伐三桓八月哀公  
如陘氏杜預曰陘氏三桓攻公公奔于衛去如鄒遂如越國人迎  
哀公復歸卒于有山氏徐廣曰皇甫謐云哀子寧立是為悼公悼公  
之時三桓勝魯如小侯鼻於三桓之家十三年三晉滅智伯分  
其地有之二十七年悼公卒徐廣曰一本云悼公即位三十年乃於秦惠王卒  
而及違年表未詳何故皇甫謐楚懷王死年合又自悼公以下盡與劉歆曆證合  
云悼公四十年元辛未終庚戌徐廣曰皇甫謐云子嘉立是為元公元公二十一年卒徐廣曰  
終辛亥徐廣曰皇甫謐云子顯立是為穆公索隱曰系本穆公三十三年卒徐廣曰皇  
終辛未徐廣曰皇甫謐云子奮立是為共公共公二十二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子屯立  
是為康公索隱曰也康公九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子匱立是為景公  
景公二十九年卒徐廣曰皇甫謐云子叔立是為平公索隱曰  
元丙子終甲辰索隱曰

是時六國皆稱王平公十二年秦惠王卒二十二年平公卒徐廣曰

王死于秦二十三年文公卒徐廣曰皇甫謐云文公七年楚懷

公二年秦拔楚之郢徐廣曰年表云文公十楚傾王東徙于陳十九年

楚伐我取徐州徐廣曰徐州在魯東今薛縣○索隱曰說文郟邾之下邑在魯東又郡

于薛故石曰徐州則徐廣曰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滅魯傾公亡遷於下邑

徐廣曰下一作下○索隱曰下邑謂國外之徐廣曰為家人魯絕祀傾公卒于柯徐廣曰

小邑本或作下邑然魯有下邑與此不同徐廣曰魯起周公至傾公凡二十四世

齊及魯盟于柯杜預云柯齊邑今濟北東阿徐廣曰太史公曰余聞孔子稱曰甚矣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間斷斷如

也徐廣曰漢書地理志云魯濱洙泗之水其民涉洙幼者扶老者而代其任俗既薄長老不

自安與幼者相讓故曰斷斷如也斷魚斤反東州語也蓋幼者愚若長者長者愈愧自守

如也鄒誕生亦音誕又作斷斷如尚書讀則斷斷是專一之義徐廣又引地理志音五艱反云

斷斷是鬪爭之貌故繁欽遂行賦云涉洙泗而飲馬恥小長之斷斷是也今徐廣曰觀慶父及

叔牙閔公之際何其亂也隱桓之事襄仲殺適立庶三家北面

舒雅曰本于讓而  
爭也老少相讓幾  
于爭矣孔子知魯  
道之將微嘆之太  
史公觀慶父叔牙  
之亂以揖讓相尚  
而君臣之間至反  
戾若鬼故又嘆之  
披外卷云斷斷  
關系得之索隱



讀作開通不通  
繁欽賦曰涉涉  
泗而飲焉取少  
長之斷斷恥字  
益明

會越恒曰贊論斷  
斷如也徐廣註魯  
濟洙泗其民涉渡  
幼者扶老者而代  
其任云云此殆伯  
禽受封時政令所  
謂變其俗革其禮  
之事揖讓為道者  
也觀慶父叔牙閔  
公之際云云言揖  
讓之禮則是而行  
事則戾正是斷斷  
之意大意有感伯  
禽報政而周公嘆  
其有北面事齊之  
衰故論先引孔子  
之言而以魯衰之  
事實之也

為臣親攻昭公昭公以奔至其揖讓之禮則從矣而行事何其  
戾也

索隱述贊曰武王既沒成王幼孤周公攝政負宸據圖及還臣列北面躬如元子封魯少  
昊之墟夾輔王室世職不渝降及孝公穆仲政譽能讓國春秋之初丘明孰簡褒貶備  
書

蘇子古史曰魯自宣公殺其世子而自立公室遂與三桓分有其民而竊咻之民知有大  
夫而不知有君襄公二十九年季武子取于公還自楚不敬入歸而不敬問蓋魯君之失  
國也久矣至昭公不忍其詢未能收民而舉兵攻之遂以失國哀公孤弱甚於昭公又欲  
以越人攻之終亦出死於越嗟夫棄民五世而欲一朝收之宜其難哉昔齊晏子嘗告景  
公以田氏之禍公問所以救之者晏子曰唯禮可以己之在禮家施不及國而大夫不收  
公利景公稱善而不能行齊卒以亡語稱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  
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孔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子嘗考之以為  
哀公將去三桓而不致正言古者戮人於社其託于社者有意於誅也幸我知其意而亦  
以隱答焉其日使民戰栗以誅告也孔子知其不可曰此先君之所為植根固矣不可以  
誅戮齊也蓋亦有箴於禮乎不然何管子之深也孔子曰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十世希不  
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自隱至昭而逐於季氏凡十  
世自宣至定而制於陽虎凡五世虎不逾世而敗自是三桓微散沒不復見而魯公室雖  
微不絕遂與戰國相終始蓋以臣僭君不義而得民要以其力  
自斃君雖失泉而其實無罪久則民將哀之其勢固當然哉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三終

巖谷脩  
岡千仞同校  
石川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四

燕召公世家第四

吳興凌雅隆輯校  
溫陵李光緒增補  
崑山歸有光評點  
桐城方苞增評

召公奭與周同姓姬氏譙周曰周之支族食邑於召謂之召公○索隱曰召者畿內采地奭始食於召故曰召公或說者以為文王受命取岐周故墟召地分爵二公故詩有周召二南言皆在岐山之陽故言南也後武王封之北燕在今幽州薊縣故城是也亦以元子就封而次子留周室代為召公至宣王時邵康公虎其後

周武王之滅紂封召公於北燕世本曰居北燕宋忠曰有南燕故云北燕其在成王時召公為三公自陝以西召公主之自陝以東周公主之何休曰陝者蓋今弘農陝縣

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作君奭孔安國曰君奭之曰君是也陳古以告之君奭不說周公馬融曰召公以周公既攝政致太平功配文武周公不宜復列在臣位故不說以為周公苟貪寵也周公乃稱湯時有伊尹假于皇天孔安國曰伊摯佐湯功大至天謂致太乎也鄭玄曰皇天北極天帝也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假于上帝巫咸治王家孔安國曰伊陟臣扈率伊尹之職使其君不預祖業

故至天之功不隕巫咸治王家言其不及二臣馬融曰道至于上帝謂奉天時也鄭玄曰上帝太微中其所統也

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相家也

有陳保又有殷徐廣曰一無此九字駟案王肅曰循此數臣有陳列之功安治有殷也於是召公乃說召公

按伊陟伊尹子巫賢巫咸子世相家也

按韓詩外傳云昔者邵伯在朝

茅坤曰燕僻處北鄙不與中國會盟及其境內賢人君子所通于上國者少故燕世家所書不數事特以記世次而已

王維楨曰周公之聖以召公猶不見信何以責管蔡哉

余有丁曰書文原无召公疑周公又作君奭下不應復說君奭不說周公



有司請營邵以居邵伯伯曰嗟以吾身而勞百姓此非吾先君文王之志也於是出而就蒸庶于阡陌之間而聽斷焉邵伯恭處遠野盧守樹下百姓大悅耕桑者倍力以勤于是歲大稔其後詩人見召伯之所休息樹下歌詠之作甘棠之詩

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邑有棠樹正義曰今之棠梨樹也拾地志云邵伯廟在洛州壽安縣西北五里邵伯聽訟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伐其樹後人懷其德因立廟甘棠在九曲城東阜上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自召公已下九世至惠侯索隱曰並國史先失也又自惠侯已下皆無名亦不言屬惟昭王父子有名蓋在戰國時旁見他說耳燕惠侯當周厲王奔彘共和之時惠侯卒子釐侯立正義曰釐音億是歲周宣王初即位釐侯二十一年鄭桓公初封於鄭三十六年釐侯卒子頃侯立頃侯二十年周幽王淫亂為犬戎所弑秦始列為諸侯二十四年頃侯卒子哀侯立哀侯二年卒子鄭侯立索隱曰諡法無鄭鄭名鄭侯三十六年卒子繆侯立繆侯七年而魯隱公元年也十八年卒子宣侯立索隱曰諡周云系本謂燕自宣侯已上皆父子相傳故無所疑相侯以下並不言屬以其難明故也按今系本無燕代系宋忠依太史公書以補其闕尋徐廣作音尚引系本蓋近代始散逸耳宣侯十三年卒子桓侯立徐廣曰古史考曰世家自宣侯已下不說其屬以其難明故也桓侯七年卒系本日桓侯徙臨易宋忠曰今河間易縣是也子莊公立莊公十二年

余有丁曰按南燕納王者以其近周也若北燕則遠且春秋時亦不著觀昭三年春秋特書北燕伯欵可見

年齊桓公始霸十六年與宋衛共伐周惠王惠王出奔溫立惠王弟頹為周王譙周曰按春秋傳燕與子頹逐周惠王者乃南燕姑姓也系家以為北系家以為北燕伯故著史考云北燕是姑姓今檢左氏莊十九年衛師燕師伐周二十年齊伐山戎傳云執燕仲父三十年齊伐山戎傳曰謀山戎以其病燕故也據傳文及此記元是北燕不疑杜君妄說仲父是南燕伯為伐周故且燕衛俱是姬姓故有伐周納王之事若是姑燕與衛伐周則鄭何以獨伐燕而不伐衛乎十七年鄭執燕仲父而內惠王于周二十七年山戎來侵我齊桓公救燕遂北伐山戎而還燕君送齊桓公出境桓公因割燕所至地予燕正義曰予音與括地志云燕留故城在倉州長盧縣東北十七里即齊桓公分溝割燕君所至地與燕因築此城故名燕留使燕其貢天子如成周時職使燕復修召公之法二十三年卒子襄公立襄公二十六年晉文公為踐土之會稱伯三十一年秦師敗于殽二十七年秦穆公卒四十年襄公卒桓公立桓公十六年卒索隱曰譙周云伯無桓今檢史記並有桓公立十六年又宋忠據此史補系家亦有桓公是尤南所見本異則是燕有三桓公也宣公立宣公十五年卒昭公立昭公十三年卒武公立是歲晉滅三郤大夫武公十九年卒文公立文公六年卒懿公立懿公元年齊崔杼弑其君莊



公四年卒。子惠公立。惠公元年。齊高止來奔。六年。惠公多寵姬。公欲去諸大夫而立寵姬宋。大夫共誅姬宋。索隱曰：宋其名也。或作宗。劉氏云：其父兄為執政。故

許與齊伐燕。入惠公。惠公至燕而死。索隱曰：春秋昭三年。北燕伯款奔齊。至六年。又云：齊伐北燕。一與此文合。左傳無納款之文。而云：將納簡公。晏子曰：燕君不入矣。齊遂受賂而還。事與此乖。而文以款為簡公。簡公後惠公四代。則與春秋經傳不相協。未可強言也。燕立悼公。

悼公七年卒。共公立。共公五年卒。平公立。晉公室卑。六卿始彊。大平公十八年。吳王闔閭破楚。入郢。十九年卒。簡公立。簡公十

二年卒。獻公立。索隱曰：王邵按紀年。簡公後次孝公。無獻公。然紀年之書。多是偽謬。聊記異耳。晉趙鞅圍范。中行於朝歌。獻公十二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十四年。孔子卒。二十八

年。獻公卒。孝公立。孝公十二年。韓魏趙滅知伯。分其地。索隱曰：按紀年。智伯滅在成公二年也。三晉彊。十五年。孝公卒。成公立。成公十六年卒。索隱曰：按紀年。成侯

是歲三晉列為諸侯。索隱曰：按紀年。作文公二十四年卒。簡公字。是歲三晉列為諸侯。立十三年。而三晉命邑為諸侯。與此不同。釐公三十

年。伐齊。敗于林營。

索隱曰：林營地名。一云：林地。名於林地。立營。故曰林營。

釐公卒。

索隱曰：紀年。作簡公四十五年卒。按上簡

八年。蘇秦始來。見說文公。文公予車馬金帛。以至趙。趙肅侯用

之。因約六國為從長。正義曰：從。兄從。反。長。丁。丈。反。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二

十九年。文公卒。太子立。是為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燕喪。伐

我。取十城。蘇秦說齊。使復歸燕十城。十年。燕君為王。索隱曰：燕君。即

為反間。欲以亂齊。孫子兵法曰：反間者。因敵問而用之者也。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

與子之交。及蘇秦死。而齊宣王復用蘇代。燕噲三年。與楚三晉

攻秦不勝。而還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為齊使。於燕。索隱曰：按

此按蘇秦約從始



鮑彪曰王噲七國之愚主也惑蘇代之淺說貪亮之名惡禹之實自令身死國破蓋無足算齊湣所以請太子者近于與滅繼絕矣而天下不以其言信其心蓋名實者天下之公器也豈可以虛稱矯舉而得哉故齊湣之勝適足以動天下之兵而速臨菑之敗也

凡已而俱屬下為句  
無入守似是揚慎曰自古亡國之君如二世任趙高指鹿為馬昏甚矣然亥好淫酒居中樂佚而忘于國事耳非知國亡而故為之也子噲之

子之使蘇代待質于燕王問曰齊王奚如對曰必不霸燕王曰何也對曰不信其臣蘇代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於是燕王大信子之子之因遺蘇代百金而聽其所使正義曰瓚云素以二鎰為一鹿毛壽謂燕王徐廣曰一作屠毛又曰甘陵縣本名屠○索隱曰春秋後語亦作屠毛壽又韓子作潘壽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因屬國於子之子之大重索隱曰大重謂尊貴也或曰禹薦益已索隱曰以已配益則益已足伯益而經傳無其文未知所由或曰已語終辭而以啓人為吏索隱曰人猶臣也謂以啓臣為益吏及老而以啓人為不足任乎天下傳之於益已而啓與交黨攻益奪之天下謂禹名傳天下於益已而實令啓自取之今王言屬國於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人者索隱曰此人亦訓臣也是名屬子之而實太子用事也王因收印自三百石吏已上而效之子之索隱曰鄭玄云效呈也以印呈與子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為臣索隱曰顧猶反也言噲反為子之臣也有本作

為君史不著其惡德但因說客一言而遂慕讓國至政印盡屬惟恐子之不得為君而已甘心北面惟恐失國之不早此亦古今奇事也

光緒曰按田藝衡云將軍市被既初謀攻子之又率百姓反攻太子又死以殉國何伸也余謂讀者不察耳當云將軍市被既攻子之不克及至百姓之及攻太子也市被遂赴關為太子死難此及字當作及至之及不當作又及之及只是多了中間將軍市被四字讀武靈王聞燕亂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為燕王使樂池送之裴駟亦以此系家無趙送公子職之

願者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百姓惶恐索隱曰惴惴也民皆恐懼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正義曰市被破人姓名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因令人謂燕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正義曰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為先後正義曰先後並去聲雖然則唯太子所以令之太子因要黨聚眾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徇因構難數月死者數萬眾人惶恐百姓離志孟軻謂齊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也索隱曰謂如武王成文王之業伐紂之時然此子不同王因令章子將五都之兵童子齊人見孟子○索隱曰五都即齊也按臨淄是五都之一以因北地之眾以伐燕索隱曰北地即齊之北邊也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囚徐廣曰年表云君噲及太子相子之皆死駟一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徐廣曰噲立七年而死其九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索隱曰按上云太子平謀攻子之而年表又云君噲及太子相子之皆死紀年又云子之殺公子平今此文云立太子平是為燕昭王則年表紀年為謬也而趙系家云武靈王聞燕亂召公子職於韓立以為燕王使樂池送之裴駟亦以此系家無趙送公子職之



知連用三將軍市被字此乃古文機瞻處歸有光曰太史公此言何所本耶不經甚矣

論文叙曰孟軻及史俱不見獨見沈同之問而世家謂今伐燕此文武之時不可失似為勸之孟子一書為門人所成或抹殺之未可必信以昏王之昏德而勸之以文武之事似非孟子之言

鮑彪曰燕昭郭隗皆三代人也欲為國圖恥君臣問對無他言專欲得賢士而事之此無就惟人之誼也欲無與得乎 即實曰呢賢敏禮之誠是也使其未賢能毋累于明哉且後隗而至者禮之能如隗乎不能如隗是廢其途而自塞之也尊之動物尚矣以虛鼓焉者未有能得實應者也其固然哉○按戰國策云郭隗言于燕王曰

三年卒子惠王立惠王為太子時與樂毅有隙及即位疑毅使騎劫代將樂毅出走趙齊田單以即墨擊敗燕軍騎劫死燕兵外燕兵獨追北入至臨淄盡取齊寶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樂毅為上將軍與秦楚二晉合謀以伐齊齊兵敗潛王出於於下者獨唯聊莒即墨索隱曰按餘篇及戰國策並無聊字其餘皆屬燕六歲昭王三十

引歸齊悉復得其故城潛王死于莒乃立其子為襄王惠王七年卒索隱曰按趙系家惠文王二十八年燕相成安君公孫操弑其王樂資以為即惠王也徐廣曰按年表是年燕武成王元年武成即惠王子則惠王為成安君弑明矣此不言者燕遠諱不告或太史公之說疎也韓魏楚共伐燕武成王立武成王七年齊田單伐我拔中陽十三年秦敗趙於長平四十餘萬十四年武成王卒子孝王立孝王元年秦圍邯鄲者解去三年卒子今王喜立索隱曰今王猶今上也有作金者非也按謚法無金今王喜四年秦昭王卒燕王命相栗腹約歡趙以五百金為趙王酒還報燕王曰趙王壯者皆死長平其孤未壯可伐也王召昌國君樂間問之對曰趙四戰之國正義曰趙東隣燕西其民習兵不可伐王曰吾以五而伐一索隱曰謂以五人而對曰不可燕王怒群臣皆以為可卒起二軍車二千乘栗腹將而攻鄒徐廣曰在常山今曰高邑○索隱曰鄒氏音火角反二音是卿秦攻代正義曰今代州也戰國策云廉頗以二十萬遇唯獨大夫將渠謂燕王曰索隱云人名姓也一云上卿秦及此將渠皆卿與人通關約交以五百金飲人之

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伯者與臣處亡國以役處誦指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嘿則什已者至人趨則若已者至馮几據杖盼視指使則斯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向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此古致士之法也王誠博選國中之賢者而朝其門下天下聞王朝其賢臣天下之士必趨於燕矣

按喜失國無諡故稱今王黃震曰按今王喜方自救不暇反用爾戰國策云慶秦慶是姓也卿其官耳

增補史記平本 卷三十四 燕世家 五



栗腹敗趙以自敗其從豈必丹軻之謀而後燕滅哉

王維禎曰劇辛與龐煖善知其易與而反為煖擊殺此以忽心乘之所以取也

王使者報而反攻之不祥兵無成功燕王不聽自將偏軍隨之  
 將渠引燕王綏止之曰王必無自往往無成功王薨之以足將  
 渠泣曰臣非以自為為王也燕軍至宋子徐廣曰屬鉅鹿趙使廉頗將擊  
 破栗腹於鄣破卿秦樂乘於代索隱曰戰國策云廉頗以二十萬遇栗腹於鄣樂乘以五萬遇慶於代燕人大敗與此不同  
 樂間奔趙廉頗逐之五百餘里圍其國燕人請和趙人不許必  
 令將渠處和燕相將渠以處和以將渠為相○索隱曰謂欲令將渠處之使和也趙聽將渠解  
 燕圍六年秦滅東西周置三川郡七年秦拔趙榆次三十七城  
 秦置太原郡九年秦王政初即位十年趙使廉頗將攻繁陽徐廣曰屬魏郡拔之趙孝成王卒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不聽攻  
 樂乘樂乘走廉頗奔大梁十二年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徐廣曰屬河間  
 方城徐廣曰屬涿有督亢亭劇辛故居趙與龐煖善索隱曰煖音况遠反已而亡走燕燕  
 見趙軟困于秦而廉頗去令龐煖將也欲因趙弊攻之問劇辛  
 辛曰龐煖易與耳燕使劇辛將擊趙趙使龐煖擊之取燕軍二

王應麟曰七國齊魏趙韓皆大夫篡楚為黃秦為呂惟燕為舊國召公之澤遠矣惠王不用樂毅太子丹乃用荆軻其能國乎司馬光曰燕丹不勝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輕慮淺謀排怨速禍使召公之廟不祀忽諸罪孰大焉而論者或謂之賢豈不過哉  
 陳仁子曰姬姓後亡惟燕召公其醫家所謂庭贏壽考耶

萬殺劇辛秦拔魏二十城置東郡十九年秦拔趙之鄴正義曰即相州鄴縣也九城趙悼襄王卒二十三年太子丹質於秦亡歸燕二十五  
 年秦虜滅韓王安置潁川郡二十七年秦虜趙王遷滅趙趙公  
 子嘉自立為代王燕見秦且滅六國秦兵臨易水徐廣曰出涿郡故安也禍  
 且至燕太子丹陰養壯士二十人使荆軻獻督亢地圖於秦索隱曰徐廣云涿有督亢亭地理志屬廣陽然督亢之田在燕東甚良沃欲獻秦故畫其圖而獻焉因襲刺秦王秦王覺殺軻使將  
 軍王翦擊燕二十九年秦攻拔我薊燕王亡徙居遼東斬丹以  
 獻秦二十二年秦滅魏二十三年秦拔遼東虜燕王喜卒滅燕是  
 歲秦將王賁正義曰賁音奔王翦子亦虜代王嘉  
 太史公曰召公奭可謂仁矣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燕北迫蠻  
 貉內措齊晉索隱曰措交襟也又作錯劉氏云爭錯也崎嶇疆國之間最為弱小幾滅者  
 數矣然社稷血食者八九百歲於姬姓獨後亡豈非召公之列  
 耶



勢固不必強也

索隱述贊曰召伯作相分陝而治人惠其德甘棠是思莊送霸王惠羅寵姬文公約趙蘇秦聘辭易王初立齊宣我欺燕噲無道禪位子之昭王待士思報臨菑督亢不就卒見芟夷

蘇子古史曰燕召公之後然國於蠻貊之間禮樂微矣春秋之際未嘗出與諸侯會盟至於戰國亦以耕戰自守安樂無事未嘗被兵文公二十八年蘇秦入燕始以縱橫之說武而用田光欲以一匕首斃秦此又蘇秦之所不取也

揚維禎曰先王築臺居隗以招天下之賢者至而齊之仇以復此後世之所法也丹報秦仇不思先王而法嚴仲子不亦陋甚哉况樊將軍得罪已入燕丹既舍之不能庇之卒使軻函其首以為見秦之媒是燕仇未報而先為秦報仇也烏乎軻之負丹不足恤也而負於期者義士千載之痛也喜走遼東斬丹首以獻于秦勢不得為父子尚復誰咎耶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四 終

巖谷 同校  
岡千仞 同校  
石川鴻齋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五

管蔡世家第五

吳興凌雅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管叔鮮正義曰音仙括地志云鄭州管城縣今州外城即管國城也是叔鮮所封國也蔡叔度者周文王子而武

王弟也武王同母兄第十八母曰太妣正義曰國語云杞縉二國妣姓夏禹之後太妣之家太妣文王之妃

武王之親迎於渭造舟為梁及入太妣思任且夕勤勞以進婦道太妣號曰文母文王理外交母治內太妣生十男教誨自少及長未嘗見邪僻之事言常以正道持之也 文王正妃也其長子曰伯邑考次曰

武王發次曰管叔鮮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鐸次曰成叔武正義曰括地志云濮州雷澤縣在東南九十一里漢成陽縣古邠伯姬姓之國其後遷於成之陽次曰霍叔處正義曰處昌汝反括地志云晉州霍邑縣本漢瓠縣也次曰康叔封次曰冉季載正義曰冉作丹音奴甘反或作邠音同丹國名也季載人名也伯邑考最長所以加伯諸中子咸言叔以載最少故言季載冉季載最少同母兄

第十人徐廣曰文王之子為侯者十有六國唯發且賢左右輔文王正義曰左右並去聲故文王舍

伯邑考而以發為太子及文王崩而發立是為武王伯邑考既

已前卒矣武王已克殷紂平天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

楊慎曰敘武王同母兄第十人之為支為本賢否成敗條分晰列可為序支派之法

按考要云冉季左氏傳作聃季曰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空聃季為司空五叔无官豈尚年哉杜預以聃季為毛叔聃列毛聃于五叔而不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三十五

管蔡世家

鳳文館藏







楚因擊之。可以有功。楚文王從之。虜蔡哀侯。以歸。哀侯留九歲。死於楚。凡立二十年卒。蔡人立其子盼。是為繆侯。繆侯以其女弟為齊桓公夫人。十八年。齊桓公與蔡女戲船中。夫人蕩舟。桓公止之。不止。公怒。歸蔡女而不絕也。蔡侯怒。嫁其弟。索隱曰：弟女弟。即蕩舟之姬。齊桓公怒。伐蔡。蔡潰。遂虜繆侯。南至楚。邵陵。已而諸侯為蔡謝。齊侯歸蔡侯。二十九年。繆侯卒。子莊侯甲午立。莊侯三年。齊桓公卒。十四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二十年。楚太子商臣弒其父成王。代立。二十五年。秦穆公卒。三十三年。楚莊王即位。三十四年。莊侯卒。子文侯申立。文侯十四年。楚莊王伐陳。殺夏徵舒。十五年。楚圍鄭。鄭降。楚復驛之。正義曰：驛音釋。二十一年。文侯卒。子景侯同立。景侯元年。楚莊王卒。二十九年。景侯為太子般娶婦於楚。而景侯通焉。太子弒景侯。而自立。是為靈侯。靈侯二年。楚公子圍弒其王郟敖。而自立。為靈王。正義曰：郟紀洽。反。救五高反。九年。陳司徒招

弒其君哀公

索隱曰：招或作茗。又作昭。並音時。通反。

楚使公子弃疾滅陳而有之。十二年。楚靈王以靈侯弒其父。誘蔡靈侯于申。正義曰：故申城在鄧州。伏甲飲之。

醉而殺之。刑其士卒七十人。令公子弃疾圍蔡。

十一月。滅蔡。使弃疾為蔡公。正義曰：蔡之大夫也。楚滅蔡。三歲。楚公子弃疾弒其君靈王。代

立為平王。平王乃求蔡景侯少子廬。立之。是為平侯。宋忠曰：平侯從下蔡。○索隱曰：今系本無者。近脫耳。

是年。楚亦復立陳。楚平王初立。欲親諸侯。故復立陳。蔡

按此從前直叙復用二故字覆轉文法曲折變化處

後。世本曰：平侯者靈侯之孫。太子友之子。

平侯九年卒。靈侯般之孫東國攻平侯子。而自立。是為悼侯。悼侯父曰隱。太子友者。靈侯之太子。平侯立而

殺隱太子。故平侯卒。而隱太子之子東國攻平侯子。而代立。是

為悼侯。悼侯三年卒。弟昭侯申立。昭侯十年。朝楚。昭王持美裘

二。獻其一於昭王。而自衣其一。楚相子常欲之。不與。子常讒蔡侯。留之楚。三年。蔡侯知之。乃獻其裘於子常。子常受之。乃言歸。蔡侯歸。而之晉。請與晉伐楚。十三年春。與衛靈公會。邵陵。



按新序云楚人與師伐蔡蔡請救于吳子胥諫曰蔡非有罪也楚人無道也君若有憂中國之心則若此時可矣於是與師伐楚遂敗楚人于柏舉而成伯道子胥之謀也

茅坤曰遷以近吳而求救非計也董份曰言字不解蓋太史公所自創

蔡侯私於周襄弘以求長於衛服虔曰載書使蔡在衛上衛使史鱣言康叔之功德乃長衛夏為晉滅沈杜預曰汝南平輿縣有郊亭楚怒攻蔡蔡昭侯使其子為質於吳正義曰質音致以共伐楚冬與吳王闔閭遂破楚入郢蔡怨子常子常恐奔鄭十四年吳去而楚昭王復國十六年楚令尹為其民泣以謀蔡蔡昭侯懼二十六年孔子如蔡楚昭王伐蔡蔡恐告急於吳吳為蔡遠約遷以自近易以相救昭侯私許不與大夫計吳人來救蔡因遷蔡于州來索隱曰州來在淮南下蔡縣二十八年昭侯將朝于吳大夫恐其復遷乃令賊利殺昭侯索隱曰利賊名也已而誅賊利以解過而立昭侯子朔是為成侯徐廣曰或作景成侯四年宋滅曹十年齊田常弒其君簡公十三年楚滅陳十九年成侯卒子聲侯立聲侯十五年卒子元侯立元侯六年卒子侯齊立侯齊四年楚惠王滅蔡蔡侯齊以蔡遂絕祀後陳滅二十三年索隱曰魯哀十七年楚滅陳其楚滅蔡絕其祀又在滅陳之後三十三年即在春秋後二十三年伯邑考其後不知所封武王發其後

者如曰世家語也按前已叙兄弟十八人此復叙十八封邑以終其義此最關鍵處

按觀太史公此贊則知此世家言所重在十八人也以前次十人處獨詳

為周有本紀言管叔鮮作亂誅死無後周公旦其後為魯有世家言蔡叔度其後為蔡有世家言曹叔振鐸其後為曹有世家言索隱曰曹亦姬姓之國而文之昭春秋之時頗稱疆國傳數十代而後亡豈可附管蔡亡國之末而沒其篇第自合析為一篇成叔武其後世無所見霍叔處其後晉獻公時滅霍康叔封其後為衛有世家言冉季載其後世無所見

太史公曰管蔡作亂無足載者然周武王崩成王少天下既疑賴同母之弟成叔冉季之屬十人為輔拂是以諸侯卒宗周故附之世家言

曹叔世家 附

索隱曰按上文叔振鐸其後為曹有系家言今附管蔡之末而不出題者蓋以曹小而少事迹因附管蔡之末不別題篇爾且又管叔雖無後仍是蔡曹之兄故顯管蔡而略曹

曹叔振鐸者周武王弟也武王已克殷紂封叔振鐸於曹宋忠曰濟陽定陶縣叔振鐸卒子太伯腓立太伯卒子仲君平立仲君平卒子宮



按淮南子云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駢脇使之袒而捕

伯侯立。官伯侯卒。子孝伯雲立。孝伯雲卒。子夷伯喜立。夷伯二十三年。周厲王奔于彘。三十年卒。弟幽伯彊立。幽伯九年。弟蘇殺幽伯。代立。是為戴伯。戴伯元年。周宣王已立三歲。三十年。戴伯卒。子惠伯兕立。孫檢曰兕音徐子反曹惠伯或名雉或名弟或復名弟兕也。○索隱曰按年表作惠公伯雉註引孫檢未詳何代。惠伯二十五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因東徙。益卑諸侯畔之。秦始列為諸侯。三十六年。惠伯卒。子石甫立。其弟武殺之。代立。是為繆公。繆公三年卒。子桓公終生立。孫檢曰一作終涅涅音生。桓公三十五年。魯隱公立。四十五年。魯弒其君隱公。四十六年。宋華父督弒其君殤公。及孔父。五十五年。桓公卒。子莊公夕姑立。索隱曰夕音亦即射姑也同音亦。莊公二十三年。齊桓公始霸。二十一年。莊公卒。子釐公夷立。釐公九年卒。子昭公班立。昭公六年。齊桓公敗蔡。遂至楚。召陵。九年。昭公卒。子共公襄立。共公十六年。初晉公子重耳其亡。過曹。曹君無禮。欲觀其駢脅。韋昭曰駢者并幹也。○正義曰釐負羈諫不聽。正義曰釐曹大夫義曰駢白邊反骨許業反。

魚釐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人皆伯王之佐也遇之無禮必為國憂君弗聽重耳反國起師伐曹遂滅之按負羈宣公子史作穿誤

私善於重耳。二十一年。晉文公重耳伐曹。虜其公。以歸。令軍毋入釐負羈之宗族間。或說晉文公曰。昔齊桓公會諸侯。復異姓。今君囚曹君。滅同姓。何以令於諸侯。晉乃復歸共公。二十五年。晉文公卒。三十五年。共公卒。子文公壽立。文公二十三年卒。子宣公彊立。索隱曰左傳宣公名廬。宣公十七年卒。弟成公負芻立。成公三年。晉厲公伐曹。虜成公。以歸。已復釋之。索隱曰按左傳成十五年晉厲公執負芻歸于京師晉立宣公弟子臧子臧曰聖達節次守節下失節為君非吾節也遂逃奔宋曹人請于晉晉人謂子臧及國吾歸而君子臧及晉於是歸負芻五年。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其君厲公。二十三年。成公卒。子武公勝立。武公二十六年。楚公子弃疾弒其君靈王。代立。二十七年。武公卒。子平公頌立。平公四年卒。子悼公午立。是歲。宋衛陳鄭皆火。悼公八年。宋景公立。九年。悼公朝于宋。宋囚之。曹立其弟野。是為聲公。悼公死於宋。歸葬。聲公五年。平公弟通弒聲公。代立。是為隱公。索隱曰諡靖公實無聲公隱公蓋是彼文自疎也。隱公四年。聲公弟露弒隱公。代



黃震曰曹叔鐸之後共公成公虜於靖二公更弒逆立已無以為國矣伯陽復好獵用公孫彊背晉于宋而宋滅之使國人之夢遂符叔鐸無所致力于宜實矣悲夫柯維騏曰按左氏

立是為靖公靖公四年卒子伯陽立伯陽三年國人有夢眾君子立于社宮賈逵曰社宮社也鄭眾曰社宮中有室屋者謀欲囚曹曹叔振鐸止之請待公孫彊許之旦求之曹無此人夢者戒其子曰我以爾聞公孫彊為政必去曹無惟曹禍索隱曰離即罹罹被也及伯陽即位好田弋之事六年曹野人公孫彊亦好田弋獲白鴈而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伯陽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夢者之子乃去公孫彊言霸說於曹伯十四年曹伯從之乃背晉于宋賈逵曰大索隱曰干謂犯也言曹因弃晉而犯宋遂至滅也裴氏引賈逵註云以小加大者加陵也小即曹大謂晉及宋也宋景公伐之晉人不救十五年宋滅曹執曹伯陽及公孫彊以歸而殺之曹遂絕其祀

太史公曰索隱曰檢諸本或無此論余尋曹共公之不用僖負羈乃乘軒者三百人正義曰晉世家云晉師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言而美女乘軒三百人也知唯德之建乃振鐸之夢豈不欲引曹之記者哉如公孫彊不修厥政叔鐸之祀忽諸正義曰至如公

傳文公五年臧文仲聞六與夢滅曰

臧文公五年臧文仲聞六與夢滅曰臧文公五年臧文仲聞六與夢滅曰臧文公五年臧文仲聞六與夢滅曰臧文公五年臧文仲聞六與夢滅曰

孫彊不修霸道之政而伯陽之子立叔鐸猶尚饗祭祀豈合忽絕之哉

索隱述贊曰武王之弟管蔡及霍周公居相流言是作狼跋致鯀鴟鴞討惡胡能改行克復其爵獻舞執楚遇息禮薄穆疾虜齊蕩舟乖讓曹共輕晉負羈先覺伯陽夢社祚傾振鐸

蘇子古史曰世俗之說曰舜囚堯不得其死禹逐舜終於蒼梧之野周公將篡成王二叔譏之乃免於亂彼以小人之情度君子之心亦何所不至哉今夫聖人雖與世同處而其中浩然與天地同量彼其食粟衣帛蓋有不得已耳而況與人爭利哉諸葛孔明受託昭烈以相孺子雖使取而代之蜀人安焉然君臣之義沒身不貳孔明尚然而況於聖人乎彼小人何足以知之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五 終

增補史記評林

卷三十五

管蔡世家

六

鳳文

官藏

巖谷 脩 岡 千 仞 同 校 石川 鳴 齋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六

吳興凌稚隆輯校 崑山歸有光評點 溫陵李光縉增補 桐城方苞增評

陳杞世家第六

茅坤曰陳杞小國所次世家不足觀尊而篇次處廷上人之後以功德顯其苗裔處頗如堂

茅坤曰胡公四傳而為慎公遂及周之厲王其誤可知矣

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為庶人時，堯妻之二女，居于媯汭。其後因為氏姓。姓媯氏，舜已崩，禹天下而舜子商均為封國。索隱曰：按商均所封虞，即今之梁國虞城是也。夏后之時，或失或續。索隱曰：按夏代猶封虞，思虞遂是也。至于周武王克殷紂，乃復求舜後。索隱曰：按左傳，虞邊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武王。杜註：邊父舜之後，陶正官名是生滿者也。得媯滿，封之於陳。索隱曰：左傳曰：武王以元女大姬配虞胡公而封之陳，以備三恪。以奉帝舜祀，是為胡公。胡公卒，子申公犀侯立。申公卒，弟相公阜羊立。相公卒，立申公子突，是為孝公。孝公卒，子慎公圍戎立。慎公當周厲王時，慎公卒，子幽公寧立。幽公十二年，周厲王奔于彘。二十三年，幽公卒，子釐公孝立。釐公六年，周宣王即位。二十六年，釐公卒，子武公靈立。武公十五年卒，子夷公說立。是歲，周幽王即位。夷公三年卒，弟平公燮立。正義曰：燮先牒反。平公七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周東徙秦。



按齊本姜姓故及八世而田常與

始列為諸侯。二十三年平公卒。子文公圍立。文公元年取蔡女生子佗。正義曰：徒何反。十年文公卒。長子桓公鮑立。桓公二十三年魯隱公初立。二十六年衛殺其君州吁。三十二年魯弑其君隱公。三十八年正月甲戌巳丑。陳桓公鮑卒。索隱曰：陳亂故再赴其日。○桓公弟佗其母蔡女故。蔡人為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

譙周曰：春秋傳謂佗即五父世家取傳違。○索隱曰：譙周云：世家與春秋傳違者，按左傳桓公五年，文公卒，他殺桓公太子免而立佗。經六年，蔡人殺陳他立桓公。子躍為厲公而左傳以厲公名躍，他立未踰年故無諱。又莊二十二年傳云：陳厲公蔡出也。故蔡人殺五父而立之，則他與五父俱為蔡人所殺，其事不異。是一人明矣。史記既以他為厲公，遂以躍為利公，尋厲公則與相近，遂誤以他為厲公。五父為別人是太史公錯耳。而班固又以厲公為桓公，余又誤也。是為厲公。桓公病而亂作，國人分散，故再赴。徐廣曰：班氏云：厲公。躍者桓公之弟也。厲公二年生子敬仲完。周太史過陳，厲公使以周易筮之，卦得觀之，否。賈逵曰：坤下巽上觀，坤下乾是。上否觀又在六四變而之否。是為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杜預曰：此周易觀卦六四爻辭也。易之為書，六此其代陳有國乎，不在此，其在異國。正義曰：六四變內卦為中國，外卦為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正義曰：內卦為身，外卦為子孫。變在外，故知在子孫也。若在異國，必姜姓。正義曰：六四變，此爻是辛未，觀上體巽未為手，巽為

按陳太史占曰：若在異國必姜姓。齊亦占曰：將育子姜，後果符。

增補史記平本

卷三十六

陳杞世家

二

鳳文館藏

女女乘羊故為姜，姜齊姓故知在齊。姜姓。太嶽之後。杜預曰：姜姓之先為堯四嶽也。物莫能兩大。陳衰，此亂厲公數如蔡淫。七年厲公所殺桓公太子免之二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其令蔡人誘厲公以好女，與蔡人共殺厲公而立躍。公羊傳曰：淫于蔡，蔡人殺之。是為利公。利公者桓公子也。利公立。五月卒。立中弟林是為莊公。莊公七年卒。少弟杵臼立。是為宣公。宣公三年楚武王卒。楚始彊。十七年周惠王娶陳女為后。二十一年宣公後有嬖姬生子欵，欲立之。乃殺其太子禦寇。禦寇素愛厲公子完，完懼禍及已，乃奔齊。齊桓公欲使陳完為卿，完曰：「羈旅之臣，賈逵曰：羈，寄旅客也。」幸得免負擔君之惠也，不敢當高位。桓公使為工正。正義曰：周禮云：冬官為考工，主作器械。齊懿仲欲妻陳敬仲，卜之。占曰：是謂鳳皇，于飛，和鳴，鏘鏘。杜預曰：雄曰鳳，雌曰皇，雄雌俱飛相和而鳴，鏘鏘然也。猶敬仲夫妻有聲譽。有媯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立于正卿。服虔曰：言完後五世與卿並列。八世之後，莫之與京。



其占所謂有開必先信哉

賈逵曰京大也○正義曰杜預云敬八代孫田常之子襄子盤也而社以常為八代者以桓子無字生武子開與釐子乞皆相繼事齊故以常為八代

二十七年

齊桓公伐蔡蔡敗南侵楚至召陵還過陳陳大夫轅濤塗惡其過陳詐齊令出東道東道惡桓公怒執陳轅濤塗是歲晉獻公殺其太子申生四十五年宣公卒子欵立是為穆公穆公五年齊桓公卒十六年晉文公敗楚師于城濮是歲穆公卒子共公朔立共公六年楚太子商臣弑其父成王代立是為穆王十一年秦穆公卒十八年共公卒子靈公平國立靈公元年正義曰謚法云亂而不損曰靈楚莊王即位六年楚伐陳十年陳及楚平十四年靈公與其大夫孔寧儀行父皆通於夏姬正義曰烈女傳云陳女夏姬者陳大夫夏人公侯爭之莫不迷惑失意杜預云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之妻左傳云殺御叔殺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也衷其衣以戲於朝左傳曰衷其袒服穀梁傳曰或衣其衣或中其襦泄治諫曰君臣淫亂民何效焉靈公以告二子二子請殺泄治公弗禁遂殺泄治春秋曰陳殺其大夫泄治十五年靈公與二子飲於夏氏公戲二子曰徵舒似汝二子曰亦似公杜預曰靈公即位十五年徵舒

按說苑云陳靈公行僻而言失泄治曰夫樹曲木者惡得直景人君不直其行不敬其言者未有能保帝王之號者也今君不

是之慎而縱恣焉不亡必烈靈公以為妖言而殺之後果弑于徵舒按先直敘夏姬徵舒更而後以故陳大夫御叔之妻二句實之此倒叙法按說苑云楚莊王欲伐陳使人視之使者曰陳不可伐也其城郭高溝深濶蓄積多其國寧也王曰陳可伐也夫陳小國也而蓄積多蓄積多則賦稅重賦稅重則民怨上矣城郭高溝深濶則民力罷矣興師伐陳遂取陳余有丁曰按此楚莊王所以得列于

已為卿年大無嫌是公子也蓋以夏姬淫故故謂其子多似以為戲也 徵舒怒靈公罷酒出徵舒伏弩廐門射殺靈公左傳曰公出自其廐孔寧儀行父皆奔楚靈公太子午奔晉徵舒自立為陳侯徵舒故陳大夫也夏姬御叔之妻舒之母也成公元年冬楚莊王為夏徵舒殺靈公率諸侯伐陳謂陳曰無驚吾誅徵舒而已已誅徵舒因懸陳而有之群臣畢賀申叔時使於齊來還獨不賀賈逵曰叔時楚大夫莊王問其故對曰鄙語有之牽牛徑人田田主奪之牛徑則有罪矣奪之牛不亦甚乎今王以徵舒為賊弑君故徵兵諸侯以義伐之已而取之以利其地則後何以令於天下是以不賀莊王曰善乃迎陳靈公太子午於晉而立之復君陳如故是為成公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索隱曰謂申叔時之語○正義曰家語云孔子讀史記至楚復陳增然曰賢哉楚莊王輕千乘之國而重一言二十八年楚莊王卒二十九年陳倍楚盟三十年楚共王伐陳是歲成公卒子哀公弱立楚以陳喪罷兵



伯 評點 史記 卷三十一 楚世家 去哀公二年。楚圍陳。復釋之。二十八年。楚公子圍弑其君郊。教自立為靈王。三十四年。初。哀公娶鄭長姬。生悼太子。師少姬生。

按孔子讀史記數句是敘事申入贊語

黃震曰按陳舜後也國微甚然敬仲奔齊子孫卒代齊有國強于天下果符周太史之占而晉太史亦謂其盛德之後必百世祀豈不異哉近世朱子則謂太史之占陳氏子孫設為之

去哀公二年。楚圍陳。復釋之。二十八年。楚公子圍弑其君郊。教自立為靈王。三十四年。初。哀公娶鄭長姬。生悼太子。師少姬生。生留少妾。生勝。留有寵。哀公屬之。其弟司徒招。哀公病。三月。招殺悼太子。立留為太子。哀公怒。欲誅招。招發兵圍守哀公。哀公自經殺。徐廣曰。十五年時。招卒。立留為陳君。四月。陳使使赴楚楚靈王。聞陳亂。乃殺陳使者。索隱曰。即司徒。招又一名茲。使公子弃疾發兵伐陳。陳君留奔鄭。九月。楚圍陳。十一月。滅陳。使弃疾為陳公。招之殺悼太子也。太子之子名吳。出奔晉。晉平公問太史趙曰。陳遂亡乎。對曰。陳顛頊之族。服虔曰。陳祖虞舜。舜出顛頊。故為顛頊之族。陳氏得政於齊。乃卒。亡。晉

辭以欺世蓋符命之類也

殷封遂。代守之。亦舜德也。宋忠云。虞思之後。箕伯直柄中。衰殷湯封遂於陳。以為舜後是也。世世守之。及胡公周賜之姓。杜預曰。胡公滿遂之後也。事周武王。賜姓曰為封之陳。使祀虞帝。且盛德之後。必百世祀。虞之世。未也。其在齊乎。楚靈王滅陳。五歲。楚公子弃疾弑靈王。代立。是為平王。平王初立。欲得和諸侯。乃求故陳悼太子師之子吳。立為陳侯。是為惠公。惠公立。探續。哀公卒時。年而為元。空籍五歲矣。索隱曰。惠公探取哀公死楚滅陳之後。為元年。故今空經年籍五歲矣。一云籍借也。為借失國之後。年為五年。七年。陳火。十五年。吳王僚

楊慎曰。惡其人而併滅其年籍也。邵寶曰。空籍者。有年。月而無事。紀惡其人。遂滅其世史。法如此哉。

按說苑云。陳大夫逢滑曰。小國有是猶復。而况大國乎。楚雖無德。亦不斬其民。吳日弊兵暴骨。如林。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訓。荆也。禍之適吳。何日之有。陳

吳王闔閭與子胥敗楚。入郢。是年。惠公卒。子懷公柳立。懷公元年。吳破楚。在郢。召陳侯。陳侯欲往。大夫曰。吳新得意。楚王雖凶。與陳有故。不可倍。懷公乃以疾謝。吳四年。吳復召懷公。懷公恐。如吳。吳怒。其前不往。留之。因卒。吳陳乃立懷公之子越。是為湣公。索隱曰。按左傳。湣公名周。是史官記不同也。湣公六年。孔子適陳。吳王夫差伐陳。取三邑而去。十二年。吳復來伐陳。陳告急。楚楚昭王來救軍於城父。



疾從之按孔子世家凡再適陳非居陳八年也

吳師去是年楚昭王卒於城父時孔子在陳索隱曰按孔子以魯定公十四年適陳當魯公之六

之艾陵使人召陳侯陳侯恐如吳楚伐陳二十一年齊田常弑

其君簡公二十三年楚之白公勝殺令尹子西子綦襲惠王葉

公攻敗白公白公自殺二十四年楚惠王復國以兵北伐殺陳

湣公遂滅陳而有之是歲孔子卒

杞東樓公者夏后禹之後苗裔也索隱曰杞國名也東樓公諡號也不名者並史先失耳宋忠曰杞今陳留雍丘縣故

之後得東樓公封之於杞宋忠曰杞今陳留雍丘縣也以奉夏后氏祀東樓公生

西樓公西樓公生題公題公生謀娶公徐廣曰謀一作謀索隱曰娶子史反謀娶公當

周厲王時謀娶公生武公武公立四十七年卒子靖公立靖公

唐順之曰此與晉蔡世家敘兄弟十人同例

二十三年卒子共公立共公八年卒子德公立徐廣曰世本曰惠公○索隱曰系本兼周並作

惠公又云惠公生成公及桓公是此系家脫成公一代下云弟桓公姑容立非也且成公又見春秋經傳故左氏莊二十五年云杞成公娶魯女有婚姻之好至傳二十二年卒始起而書左

傳云成公也非同盟說不書名是杞有成公必當如譙周所說也德公十八年卒弟桓公姑容立徐廣曰世本曰惠公

立十八年生成公及桓公成桓公十七年卒子孝公句立索隱曰句音蓋孝公

十七年卒弟文公益姑立文公十四年卒弟平公鬱立索隱曰一作郁

隱公乞立七月隱公弟遂弑隱公自立是為釐公釐公十九年

卒子湣公維立湣公十五年楚惠王滅陳十六年湣公弟闕路

弑湣公代立是為哀公索隱曰闕音過哀公殺兄湣公而立蓋哀兼周云蓋也哀公立十年卒湣

公子敕立徐廣曰敕一作速是為出公出公十二年卒子簡公春立立一

年楚惠王之四十四年滅杞杞後陳亡三十四年杞小微其事

不足稱述舜之後周武王封之陳至楚惠王滅之有世家言禹

之後周武王封之杞楚惠王滅之有世家言契之後為殷殷有

茅坤曰次唐虞以來帝王世家本紀甚明悉可錄董份曰按太史公



重唐虞之際有功德之臣故歷者其後裔或為王或為顯諸侯見有功德者之不泯也

本紀言殷破周封其後於宋齊湣王滅之有世家言后稷之後為周秦昭王滅之有本紀言臯陶之後或封英六索隱曰本或作蓼皆通然蓼六皆皆魯之後據系本二國皆偃姓故春秋文五年傳云楚人滅六臧文仲問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杜預云蓼與六皆魯後地理志云六安故國臯陶後偃姓為楚所滅又僖十七年齊人徐人伐英氏杜預曰英六皆臯陶後國名是有英蓼英六實未能詳或者英改號蓼楚穆王滅之無譜伯夷之後至

王維楨曰歷述此十人者明有功者必昌者也

周武王復封於齊曰太公望陳氏滅之有世家言伯翳之後至周平王時封為秦項羽滅之有本紀言索隱曰秦祖伯翳解者以翳益則別言垂益則是二人也且按齊本紀敘十人無翳而有彭祖彭祖亦增典不載未知太史公意如何恐多是誤然據秦本紀敘翳之功云佐舜別調鳥獸與舜典命益作虞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又同則為一人必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不見也右十一人者皆唐虞之際名有功德臣也其五人之後皆至帝王索隱曰舜禹身及賢則後代皆為帝王也餘乃為顯諸侯滕薛騶夏殷周之間封也小不足齒

余有丁曰按齊後田齊稱王禹後越勾踐亦稱王

列弗論也索隱曰滕不知本封益軒轅氏之子有滕姓是其祖也後周封文王子錯叔繡有滕侯薛侯邾曹姓之國陸終氏之子會人之後邾國今魯國鄒縣是也然三國微小春秋時亦預會盟蓋史缺無可敘列也又許文叔大岳之亂二邾曹姓之君並通好諸侯同盟大國不宜全沒其事亦可敘其本末補許邾世家周武王時侯伯尚千餘人及幽厲之後諸侯力

建國則周太史陳懿仲二人者之所占信矣

攻相并江黃胡沈之屬不可勝數索隱曰系本江黃二國並嬴姓又地理志江國在汝南安陽縣故弗采著于傳上

趙恒曰言盛德之後必百世祀陳滅而陳氏為建國祀滅而越興以舜禹之德盛故也

太史公曰舜之德可謂至矣禪位於夏而後世血食者歷三代及楚滅陳而田常得政於齊卒為建國百世不絕苗裔茲茲有土者不乏焉至禹於周則祀微甚不足數也楚惠王滅杞其後越王勾踐興王鑿曰其後越王勾踐興則禹之祀亦弗遂絕也

索隱述贊曰盛德之祀必及百世舜禹餘烈陳杞是繼媯滿受封東樓纂世閑路纂逆夏姬淫孽二國衰微或淪或替前并後虞皆亡楚惠勾踐勃興田和吞噬蟬聯血食豈其苗裔

蘇子古史曰杞宋皆天子之事何也蓋禮樂車服在焉故孔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宋雖不足徵然春秋之際晉楚大國有所不知未嘗不問焉如杞遂至于夷無足言者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六終

巖谷 脩 岡 千仞 同校 石川 鴻齋







示君子可法則故謂之康誥酒誥梓材以命之康叔之國既以此命能和集其民大說成王長用事舉康叔為周司寇賜衛

寶祭器左傳曰分康叔以大路大旂少帛精後旃旌大呂賈逵曰大路金路也少帛雜帛也精後大赤也通帛為旃旃為旌大呂鐘名鄭眾曰精後旃名也以

章有德康叔卒子康伯代立索隱曰系本康伯名康伯忠曰即王孫牟也事周康王為大夫按左傳所稱王孫牟父是也牟與康相近故不同耳譙周古史考無康伯而云子牟伯康伯卒子考伯立考伯卒子

嗣伯立嗣伯卒子建伯立史記音義曰音捷建伯卒子靖伯立靖

伯卒子貞伯立索隱曰系本作箕伯貞伯卒子頃侯立頃侯厚賂周夷王夷

王命衛為侯索隱曰康誥稱命爾侯于東土又云孟侯朕其弟小子封則康叔初封已為侯也此子康伯即稱伯者謂方伯之伯耳非至子即降為伯也故孔安國曰孟長也五侯之長謂方伯伯州牧也故五代孫祖桓為方伯耳至頃侯德衰不監諸侯乃從本爵而稱侯非是至子而削爵及頃侯賂夷王而稱侯也頃侯立

十二年卒子釐侯立釐侯十二年周厲王出犇于彘共和行政

焉二十八年周宣王立四十二年釐侯卒太子共伯餘立為君

共伯弟和有寵於釐侯多予之賂和以其賂賂士以襲攻共伯

於墓上共伯入釐侯羨自殺索隱曰羨音延延墓道又音以戰反恭伯名餘也衛人因葬之釐

侯旁諡曰共伯而立和為衛侯是為武公索隱曰和恭恭伯代立此說蓋非也按季札美康叔武公之德又國語稱武公年九十五矣猶歲誠於國恭恪于朝作抑自傲至於沒身謂之敬聖又詩著衛世子恭伯蚤卒不云被殺若武公殺兄而立豈可以為訓而形之于國史乎蓋太史公採雜說而為此武公即位修康叔之政百姓和集四十二年犬戎殺周幽

王武公將兵往佐周平戎甚有功周平王命武公為公五十五

年卒子莊公揚立莊公五年取齊女為夫人好而無子又取陳

女為夫人生子蚤死陳女女弟亦幸於莊公而生子完索隱曰女弟戴嬀也完母死莊公令夫人齊女子之立為太子索隱曰子完為州吁所殺戴嬀歸陳詩燕燕于飛是也莊公有寵妾生子州吁十八年州吁長好兵

莊公使將石碻諫莊公曰賈逵曰石碻衛上卿庶子好兵使將亂自此起不

聽二十三年莊公卒太子完立是為桓公桓公二年弟州吁驕

奢桓公繼之州吁出犇十三年鄭伯弟段攻其兄不勝亡而州

吁求與之友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人以襲殺桓公州吁自立

為衛君為鄭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三國皆許州吁州

吁求與之友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人以襲殺桓公州吁自立

為衛君為鄭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三國皆許州吁州

吁求與之友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人以襲殺桓公州吁自立

為衛君為鄭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三國皆許州吁州

吁求與之友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人以襲殺桓公州吁自立

為衛君為鄭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三國皆許州吁州

吁求與之友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人以襲殺桓公州吁自立

為衛君為鄭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三國皆許州吁州

吁求與之友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人以襲殺桓公州吁自立

為衛君為鄭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三國皆許州吁州

吁求與之友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人以襲殺桓公州吁自立

為衛君為鄭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三國皆許州吁州

吁求與之友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人以襲殺桓公州吁自立

為衛君為鄭伯弟段欲伐鄭請宋陳蔡與俱三國皆許州吁州

吁求與之友十六年州吁收聚衛人以襲殺桓公州吁自立

余有丁曰按言方伯亦未確或伯仲之伯耳

邵寶曰觀淇澳之風抑之雅武公之德粹矣季札觀樂又盛稱其德其沒

也謂之敬聖武公而史記乃有殺兄代立之說何其不類也

楊慎曰太史公作史曰毛詩左傳俱未出是以附會若

王維楨曰武公獻主也豈有賂士殺兄之事索隱是

按武庚之叛以不能和集其民而康叔之國則能和集之故大史公次武公修康叔之政乃曰百姓和集是針線處

陳沂曰莊姜有德行文章不徒出自諸侯及容色之美而已

按左傳石碻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

曾補史記平本

卷三十七

衛世家

二

鳳文館藏



于邪驕奢淫佚  
所自邪也四者  
之來寵祿過也  
將立州吁乃定  
之矣若猶未也  
階之為禍夫寵  
而不驕驕而能  
降降而不憾憾  
而能珍者鮮矣  
莊公弗聽  
王整曰擊鼓詩從  
孫子仲平陳與宋  
蓋怨州吁也  
按左傳云石厚  
從州吁如陳石  
碓使告于陳曰  
此二人者實弑  
寡君敢即圖之  
陳人執之而請  
泣于衛衛使右  
宰德殺州吁  
于濮石碓使其  
宰穰羊肩涖殺  
石厚于陳君子  
曰石碓純臣也  
惡州吁而厚與

吁新立好兵弑桓公衛人皆不愛石碓乃因桓公母家於陳詳  
為善州吁至鄭郊石碓與陳侯共謀使右宰醜進食因殺州吁  
于濮服虔曰右宰醜衛大夫濮陳地○索隱曰賈逵云濮陳地按濮水有受河又受木泚亦受河東北至離狐分為二俱東北至鉅野入濟則濮在曹衛之間賈言陳地非也若據地理志陳留封丘縣濮水受而當言陳留水也而迎桓公弟晉於邢而立之賈逵曰邢周公之亂姬姓國是為宣公宣公七年魯弑其君隱公九年宋督弑其君殤公及孔父十年晉曲沃莊伯弑其君哀侯十八年初宣公愛夫人夷姜夷姜生子伋以為太子而令右公子傅之右公子為太子取齊女未入室而宣公見所欲為太子婦者好說而自取之更為太子取他女宣公得齊女生子壽子朔令左公子傅之杜預曰左右媵之子因以為號太子伋母死宣公正夫人與朔共讒惡太子伋宣公自以其奪太子妻也心惡太子欲廢之及聞其惡大怒乃使太子伋於齊而令盜遮界上殺之正義曰左傳云衛宣公使太子伋之齊與太子白旄而告界盜見持白旄者殺之且行子朔之兄壽太子異母弟也知

焉太義滅親其是之謂乎

按新序云壽之  
母與朔謀欲殺  
伋而立壽也使  
人與伋乘舟于  
河中將沉而殺  
之壽知不能止  
也因而與之同舟  
不得殺又使伋  
之齊將使盜見  
載旄要而殺之  
壽止伋不可壽  
又與之偕行壽  
母不能止因戒  
曰壽無為前也  
壽又竊旄旄以  
先行盜見而殺  
之伋至見壽之  
死涕泣悲哀遂  
載其屍還至境  
而自殺伋亦俱  
死故君子義此  
二人而傷宣公

朝之惡太子而君欲殺之乃謂太子曰界盜見太子白旄即殺  
太子太子可毋行太子曰逆父命求生不可遂行壽見太子不  
止乃盜其白旄而先馳至界界盜見其驗即殺之壽已死而太  
子伋又至謂盜曰所當殺乃我也盜拜殺太子伋以報宣公宣  
公乃以子朔為太子十九年宣公卒太子朔立是為惠公左右  
公子不平朔之立也惠公四年左右公子怨惠公之讒殺前太  
子伋而代立乃作亂攻惠公立太子伋之弟黔牟為君惠公年  
齊衛君黔牟立八年齊襄公率諸侯奉王命共伐衛納衛惠公  
誅左右公子衛君黔牟奔于周惠公復立惠公立三年出囚囚  
八年復入與前通年凡十三年矣二十五年惠公怨周之容舍  
黔牟與燕伐周周惠王犇溫衛燕立惠王弟頹為王二十九年  
鄭復納惠王三十一年惠公卒子懿公赤立懿公即位好鶴正義曰括地志云故鶴城在滑州匡城縣西南十五里左傳云衛懿公好鶴有乘軒者狄伐衛公欲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鶴實有祿位余焉能戰俗傳懿公養鶴於此城因名也淫



之聽讒也  
余有丁曰按父命  
固不可逆不有曰  
從治命不從亂命  
乎壽以身代兄其  
情足憐而後之死  
亦徒矣  
茅坤曰事類申生  
而子壽又過之矣  
可塗

許應元曰按左傳  
衛朝立四年出亡  
八年復入通年十  
二此言十三年既  
與左傳不同又與  
上文年數不合  
○郁離子曰懿公  
好禽見牛而悅  
之祿其牧人如中  
士魯子諫曰牛之  
用在耕不在舐舐  
其牛耕必廢耕國  
之本也其可廢乎  
弗聽於是衛牛之  
舐者賈十倍於耕  
牛牧牛者皆釋耕  
而教舐舐有馬生  
駒不能走而善鳴  
公又悅而納諸廐  
齊子曰是妖也君  
不聽國必亡又弗  
聽卒有榮澤之敗  
茅坤曰此太史公  
極分明處可愛  
楊循吉曰自宣公  
十八年至文公敘  
事

樂奢侈九年翟伐衛衛懿公欲發兵兵或畔大臣言曰君好鶴  
鶴可令擊翟於是遂入殺懿公懿公之立也百姓大臣皆不服  
自懿公父惠公朝之讒殺太子伋代立至於懿公常欲敗之卒  
滅惠公之後而更立黔牟之弟昭伯頑之子申為君是為戴公  
戴公申元年卒齊桓公以衛數亂乃率諸侯伐翟為衛築楚丘  
正義曰括地志云立戴公弟燬為衛君  
○賈誼書曰衛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姓名答  
城武縣有楚丘亭  
曰衛侯辟疆周行人還之曰辟疆辟疆天  
子之號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  
曰燬然後受之○正義曰燬音毀  
是為文公文公以亂故奔齊齊人入之

初翟殺懿公也衛人憐之思復立宣公前死太子伋之後仍子  
又死而代伋死者子壽又無子太子伋同母弟二人其一曰黔  
牟黔牟嘗代惠公為君八年復去其二曰昭伯昭伯黔牟皆已  
前死故立昭伯子申為戴公戴公卒後立其弟燬為文公文公  
初立輕賦平罪索隱曰輕賦稅平斷刑也平或作卒卒謂  
士卒也罪字連下讀蓋亦一家之義耳身自勞與百姓同  
苦以收衛民十六年晉公子重耳過無禮十七年齊桓公卒二  
十五年文公卒子成公鄭立成公三年晉欲假道於衛救宋成  
公不許晉更從南河度服虔曰南河濟南之東南流河  
也杜預曰從汲郡南度出衛南救宋徵師於衛  
衛大夫欲許成公不肯大夫元咺攻成公成公出奔索隱曰奔楚  
正義曰咺况遠  
及晉文公重耳伐衛分其地于宋討前過無禮及不救宋患也  
衛成公遂出奔陳索隱曰左傳衛侯出奔陳  
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也二歲如周求入與晉文公會晉使人鳩衛成  
公成公私於周主鳩令薄得不死索隱曰按私  
謂賂之也已而周為請晉文  
公卒入之衛而誅元咺衛君瑕出奔索隱曰是元咺所立者成公入而殺之  
故信三十年經云衛殺其大夫元咺及  
公子瑕此言非也  
卒二十六年齊邢駁弒其君懿公索隱曰邢駁與左氏同而齊系家作邢或  
者蓋邢駁掌御戎車故號邢戎邢音丙駁  
亦作  
二十五年成公卒世本曰成公徙濮陽宋  
忠曰濮陽帝丘地名子穆公遯立正義曰  
遯音速  
穆公二年楚莊王伐陳殺夏徵舒三年楚莊王圍鄭鄭降復釋  
之十一年孫良夫救魯伐齊復得侵地穆公卒子定公臧立定

極為詳密  
按既敘立文公  
矣復以初字喚  
起復說所以不  
得立宜公太子  
伋與壽之後而  
立其同母弟以  
及于文公之故  
最是關鍵處  
黃震曰按衛君多  
亂文公處國家覆  
亡之後獨能輕賦  
平罪身勞與百姓  
同苦卒以治稱一  
國以一人與信矣  
按左傳云晉侯  
使醫衍酖衛侯  
齊命貨醫使薄  
其酖不死公為  
之請納玉于王  
與晉侯王許之  
乃釋衛侯

增補史記平本 卷三十一 衛世家 四



公十二年卒。子獻公行立。獻公十三年。公命師曹。教宮妾鼓琴。曹樂人。妾不善。曹笞之。妾以幸惡曹於公。公亦笞曹三百。十八

年。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皆往。日旰不召。服虔曰。孫文子。林父也。甯惠子。甯殖也。救戒。二子欲

共宴食。皆服朝衣。待命。呼晏也。而去射鴻於囿。二子從之。服虔曰。從公於囿。公不釋射服。與之

三。左傳曰。不釋皮冠。二子怒如宿。服虔曰。孫文子。邑也。○索隱曰。左傳作戚。此亦音戚。孫文子子數侍公飲。

左傳曰。文子子即孫蒯也。使師曹歌。巧言之卒章。杜預曰。巧言。詩小雅也。其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孝無勇。職為亂階。公欲以

管文子居河上而為亂。師曹又怒公之嘗笞三百。乃歌之。欲以怒孫文子。報

衛獻公。文子語遽伯玉。伯玉曰。臣不知也。賈逵曰。伯玉。衛大夫。遂攻出獻公。

獻公奔齊。齊置衛獻公於聚邑。孫文子甯惠子共立定公。弟秋

為衛君。是為殤公。徐廣曰。班氏云。獻公弟秋。殤公秋立。封孫文子林父於宿。十

二年。甯喜與孫林父爭寵相惡。殤公使甯喜攻孫林父。林父奔

晉。復求入。故衛獻公。獻公在齊。齊景公聞之。與衛獻公如晉。求

按此叙獻公信

十二年而入之  
故委曲詳密如  
畫

在此與與世家  
異

復入衛。獻公。獻公在外十二年而入。獻公後元年。誅甯喜。三

年。吳延陵季子使過衛。見遽伯玉。史鮪曰。衛多君子。其國無故

過宿。孫林父為擊磬。曰。不樂音大悲。使衛亂。乃此矣。是年。獻公

卒。子襄公惡立。襄公六年。楚靈王會諸侯。襄公稱病不往。九年。

襄公卒。初。襄公有賤妾。幸之。有身。夢有人謂曰。我康叔也。今若

子必有衛名。而子曰。元。妾怪之。問孔成子。服虔曰。衛卿。孔成子。成子曰。康叔

者。衛祖也。及生子。男也。以告襄公。襄公曰。天所置也。名之曰元。

襄公夫人無子。於是乃立元為嗣。是為靈公。靈公五年。朝晉。昭

公六年。楚公子弃疾弑靈王。自立為平王。十一年。火。三十八年。

孔子來。祿之。如魯。後有隙。孔子去。後復來。三十九年。太子蒯聵

與靈公夫人南子有惡。賈逵曰。南子。宋女。欲殺南子。蒯聵與其徒戲陽遫

謀。朝使殺夫人。賈逵曰。戲陽遫。太子家臣。○正義曰。戲音義。戲陽後悔。不果。蒯聵數目之。夫

人覺之。懼呼曰。正義曰。呼。火故反。太子欲殺我。靈公怒。太子蒯聵奔宋。已

按朝使殺夫人  
謂臨朝而使遫  
殺之



而之晉趙氏。四十二年春，靈公游于郊。令子郚僕。賈逵曰：郚，靈公少子也。字子南。靈公怨太子出魯，謂郚曰：我將立若為後。郚對曰：郚不足以辱社稷。君更圖之。服虔曰：郚自謂已無德，不足以辱社稷。夏，靈公卒，夫人命子郚為太子。曰：此靈公命也。郚曰：人太子蒯聵之子，輒在也，不敢當。於是衛乃以輒為君。是為出公。六月乙酉，趙簡子欲入蒯聵，乃令陽虎詐命衛十餘人，衰經歸。服虔曰：衰經為若，簡子送蒯聵，衛人聞之，發兵擊蒯聵，蒯聵不得入，入宿而保衛人，亦罷兵。出公輒四年，齊田乞弒其君孺子。八年，齊鮑子弒其君悼公。孔子自陳入衛。九年，孔文子問兵於仲尼，仲尼不對。其後魯迎仲尼，仲尼反魯。十二年初，孔圉文子取太子蒯聵之姊，生惺。孔氏之豎渾良夫美好，孔文子卒，良夫通於惺母。太子在宿，惺母使良夫於太子。太子與良夫言曰：苟能入我國，報子以乘軒，免子三死，毋所與。杜預曰：軒，大夫車也。三死，罪三。正義曰：杜預云：三罪，紫衣、將廢輒而立郚、耶其亦將教輒。

郚實曰：郚有命于靈公，何為不立也？君薨于寢而嗣定焉，禮也。遊非其時也，郊非其地也。郚其敢從諸如其時且地，郚亦從之矣。是故郚之辭禮也。然則無愧季札矣。而不見稱于君子，何哉？札之賢非郚之所敢望也。雖然，仲尼論衛政而先正名，君子以為必立郚也。其何稱如之？

避位而納蒯聵耳，此說良是。王陽明之說亦此。

與太子入舍，孔氏之外圍。服虔曰：圍，二人蒙衣而乘。夫太子蒙衣為婦人之服，以中蒙其頭而共乘也。宮者羅御如孔氏，孔氏之老嫗嘗問之。服虔曰：家臣稱稱嫗妾以告。嫗家妾也。遂入適伯姬氏。服虔曰：入孔氏家適伯姬所居。既食，惺母杖戈而先。服虔曰：先，至孔理所。太子與五人介，與殺從之。賈逵曰：介，被甲也。與，假豚欲以盟。伯姬劫惺於廁，彊盟之，遂劫以登臺。服虔曰：於衛臺。上召衛群臣。嬖將飲酒，炙未熟，聞亂，使告仲由。服虔曰：李路為孔氏邑宰，故告之。召護駕乘車。服虔曰：召護衛大夫駕乘車，不駕兵車也。言無距父之意。行爵食炙。服虔曰：嬖將使召李路，乃行爵食炙。奉出公輒奔魯。服虔曰：召護衛大夫，將入遇子羔將出。賈逵曰：子羔，衛大夫高柴，孔子弟子也。將出，曰：門已閉矣。子路曰：吾姑至矣。杜預曰：且欲至也。子羔曰：不及，莫踐其難。賈逵曰：言家臣愛不及國，不得踐履其難。鄭眾曰：是時及門曰：闔門曰：將入曰：姑至曰：得入當日光景，寫寫殆盡。而子路之傷勇具見矣。子路曰：食焉不辟其難。服虔曰：言食惺之祿，欲救子羔遂出子路也。言輒已出無為復入。子路曰：是公孫也。求利而逃，其難由不然。利其祿，必救其患。有使者出子

茅璣曰：曰閉門曰及門曰闔門曰將入曰姑至曰得入當日光景寫寫殆盡而子路之傷勇具見矣。王維楨曰：子羔過子路遠矣。



許鼎言家語  
按此段為家語  
所掩

路乃得入曰太子焉用孔惺雖殺之必或繼之王肅曰必有繼且曰  
太子無勇若燔臺必舍孔叔太子聞之懼下石乞孟厲敵子路  
服虔曰二子崩瞻之臣敵當也○正義曰燔音煩舍音捨厲音乙減反以戈擊之割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  
免服虔曰不使冠在地結纓而死正義曰纓冠縷也孔子聞衛亂曰嗟乎柴也其來乎  
由也其死矣孔惺竟立太子蒯聵是為莊公莊公蒯聵者出公  
父也居外怨大夫莫迎立元年即位欲盡誅大臣曰寡人居外  
久矣子亦嘗聞之乎群臣欲作亂乃止二年魯孔丘卒三年莊  
公上城見戎州賈逵曰戎州戎人之邑○索隱曰左傳云戎州人攻之是也隱二年公  
而望見戎州又七年云戎伐凡伯于楚丘是戎與衛相近也曰戎虜何為是戎州病之十月戎州告趙  
簡子簡子圍衛十一月莊公出奔索隱曰左傳莊公本由晉趙氏納之立而  
師退莊公復入般師出奔初公登城見戎州已氏之妻髮美髡之以為夫人髡又欲剪戎州兼  
逐石圃故石圃攻莊公懼踰北牆折而入已氏已氏殺之令系家不言莊公復入及死已  
氏直云出奔亦其疎也又左傳云衛復立般師齊伐衛立公子起執般  
師明年衛石圃逐其君起奔齊出公輒復歸是左氏詳而系家略也衛人立公子班  
師為衛君左傳曰班師襄公之孫齊伐衛虜班師更立公子起為衛君服虔曰

子衛君起元年衛石曼專逐其君起索隱曰左傳作石圃此專音圃穀梁  
起奔齊衛出公輒自齊復歸立初出公立十二年公在外四  
年復入出公後元年賞從亡者立二十一年卒索隱曰按出公初立十  
九年卒是立二十一年自即位出公季父黔攻出公子而自立是為悼公  
至卒凡經二十五年而卒于越悼公五年卒索隱曰紀年云四年子敬公弗立世本云敬  
卒于昭公糾立是時三晉彊衛如小侯屬之正義曰  
昭公六年公子亶弑之正義曰代立是為懷公懷公十一年公  
子頹弑懷公而代立是為慎公慎公公子適索隱曰音的系本  
父敬公也慎公四十二年卒子聲公訓立索隱曰訓亦作馴同休  
十一年卒子成侯遯立索隱曰音速系本作不迨按上穆公成侯十一年  
公孫鞅入秦索隱曰秦本紀云孝公元年鞅入秦又按年表成號曰侯二十九年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八年卒子嗣君立索  
前敘封康叔為君嗣君五年更貶號曰君獨有濮陽四十二年卒子  
命頃疾為疾命武嗣君即孝襄侯

按公孫鞅入衛  
特書以衛之亡  
在鞅也  
程一枝曰衛世家  
前敘封康叔為君  
命頃疾為疾命武

衛世家  
七



公為公後敘衛貶號曰侯嗣君更貶號曰君即此五句而盛衰大概盡之矣

黃震曰按秦置東郡徙衛野王縣二世始廢君角為庶人而衛祀絕然則衛雖微其祀獨後于諸國且子孫保首領愈於戮辱者多矣

茅坤曰彼申生無後天之報善如此

趙恒曰論意言禍起婦色與音申生稟同或父子相殺云云皆因婦色以相殺滅而不知戒何哉

懷君立。懷君三十一年朝魏。魏囚殺懷君。魏更立嗣君。弟是為元君。元君為魏壻。故魏立之。徐廣曰班氏云元君者懷君之弟元君十四年秦拔魏

東地。秦初置東郡。更徙衛野王縣。而并濮陽為東郡。索隱曰魏都大梁濮陽黎陽並是魏之東地故立郡名東郡也元君卒。子君角立。年表云元君十一年秦置東郡十二年徙野王二十二年卒○索隱曰年表與此不同徐註備矣君角九年秦余天下。立為始皇帝。二十一年二世廢

君角為庶人。衛絕祀。

太史公曰。余讀世家言。至於宣公之太子以婦見誅。弟壽爭死以相讓。此與晉太子申生不敢明驪姬之過。同俱惡傷父之志。

然卒死。何其悲也。或父子相殺。兄弟相滅。亦獨何哉。索隱述贊曰司寇受封梓材有作成錫厥器吏加其爵暨武能修從文始約詩美歸燕傳矜石磻皮冠射鴻乘軒使鶴宣縱淫孽豐生後朝刺賈得罪出公行惡衛祚日衰失於君角

蘇子古史曰衛之大亂者再皆起于父子夫婦之際宣公靈公專欲以與禍固無足言者及子壽子爭相為死而莊公出父子相攻出入二十餘年不以為恥賢愚之不同至此哉然及壽勇於義惜其不為吳太伯而蹈申生之禍以重父之過可以為廉矣未得為仁也昔者孔子之門人季路高柴皆事出公孔子自陳反於衛子路問曰衛君待子而為政

子將奚先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嗚呼衛之名於是可謂不正矣靈公黜其子而子其孫出公不父其父而禍其祖人道絕矣孔子於是為而欲正之何為而可靈公之死也衛人立公子郢郢不可則衛人立輒使輒而知禮必辭辭而不獲必逃輒逃而郢立則名正矣雖以拒蒯聩可也雖然孔子為政豈將廢輒而立郢邪亦將教輒避位而納蒯聩取蒯聩得罪於父死不喪然于其人也春秋書曰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聩于戚非世子而以世子名之以其子得立于衛成其為世子也若輒避位而納其父是世子為君也而名有不正乎名正而衛定矣

史記評林卷之三十七終

增補史記平本

卷三十七

衛世家

八

鳳文館藏

巖谷 脩

岡千仞 同校

石川鴻齋



